

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六十一

靖康中帙二十六

起靖康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壬戌盡六日丁卯

十一月一日壬戌朔夏人陷懷德軍守臣劉銓通判杜翊

世歿之

遺史并幼老春秋皆曰先是十月夏人陷懷德軍通判杜翊世禦退之是日夏人再寇懷德軍潛穴地道以貫城中凡數十處是日曛黑衆穴洞徹賊蟻綴而出城中驚駭翊世大呼喋血鏖戰以疲兵千餘當賊數萬自度必敗即縱火悉焚芻廩帑藏黎明賊盡入官軍殲焉賊

三朝上皇金
一
脅翊世使降翊世瞋目叱之義不受辱遂火其室舉家
畢死于烈焰中翊世解紅羅帶自縊死建炎元年八月
涇原路經略以聞贈五官與恩澤十資以所居為忠義
坊

劉懷德死節錄曰靖康元年秋五路之師率皆勤王關
輔一空夏人乘虛遣太子及其國相李遇昌誘三仄諸
部兵合二十餘萬人寇懷德軍經略使席貢念懷德為
衝要之地擇威望可以當賊者咸曰瓦平寨第二正將
劉銓忠愿得士心若欲當賊非斯人無可用繇是牒銓
知懷德軍銓素以忠略聞自負其才可以立功即日捧
檄就道冬虜人素聞銓之名不敢為易與計屯兵綿亘

數十里而圍之懷德城薄以卑兵少而食不足銓甫至
懷德晝夜修城戰守之備軍民亦喜銓莫不願盡死力
銓激昂自若戒將士以忠義節當死守以報國賊攻城
之具智巧百出銓悉以術破之賊技不能逞月餘殘殺
夏人已萬餘人太子懼謀於遇昌欲退遇昌曰城中縱
矢石無頃數度亦無繼然連諸部兵不能下一城益示
弱會城中矢石盡時天大寒銓教人團泥沃以水釐明
與泥水用擊虜遇昌見之喜謂太子曰果無矢石矣銓
謀知之廼破墻發機石以疎其謀而遇昌攻愈急有戶
椽張庭珪遽撫榻云可則守否不若降銓大怒曰椽心
已負國矣是難與共事趣牽出斬之衆皆股栗無不一

以當百効用有程進者夜縋城出降悉告遇昌糧盡危迫狀遇昌乃擁進近城使以好言招銓降銓陽謂進曰爾可獨來壕上與語因謬目所以遣進劫遇昌之意頗泄其語令夏人微聞城上從而鼓譟遇昌疑懼即城下斬進督人旁外濠穴地以入銓亦於城中鑿井以應之置芻茭井中藝之賊不得前遇昌更鑿八隧多置旗幟亂銓之覘營又及旬日虜知銓矢盡食絕外攻愈急矢石交下如兩通判姓杜者不記其名出以告銓悉如庭珪之言銓不荅杜知其不可退而自經銓處死之志已決略不必改謂衆曰丈夫一生故不難逃其如敗國事之誅天地臨之在上烏可苟免是時衆寡之勢既已不

敵饑飽之力又且不相伴是多大雪晦暝城之西北陷賊衆蟻附而上達旦城中虜騎布滿於前後守城者猶死守不敢亂餘集老弱民納小城守賊攻之三日銓度力不支迺聚焚府庫環牙兵為三匝出戰譙門中時十一月十五日也初城破銓欲自裁已為虜所執太子遣人扶傷置於別室謹其護視且致意將官銓銓罵曰死獨我願肯降去耶趣殺吾吾若不死決不貸汝也遂遇害建炎元年詔恤其家贈武翼大夫官其子姪銓字子平濮陽人唐文若書其錄後曰曲端拜大將軍返而喟曰使劉子平在端安敢居此即其言以求子平為人不可得今見所錄子平忠節若此而後知端之言蓋有以

也嗚呼世已嘆端不獲畢其志力而端又推而嘆子平則天下後世之嘆又無時而已也夫出而事君生則無負死而英雄奇傑猶有以相服如子平幾人也耶
李若水歸自粘罕軍前

初朝廷遣李若水使金國山西軍前請以租賦贖三鎮若水到榆次見粘罕時太原真定已陷租賦不能贖三鎮乃還朝

粘罕攻澤州守臣高世由以城降賊

五日丙寅王雲自幹离不軍前回次于相州

幹离不遣王雲回京師奏事雲馳驛至相州語知州汪伯彥曰金人情狀甚乖本州宜多積糧斛過作備禦計

雲竊聞虜寨人語言此回渡河至京城下恐須盤薄至來年夏初回師雲丁寧辭切且云亦以白磁守宗澤已而澤果謂雲奉使賣國徒與金人張大聲勢以此奏聞乞勿信雲說

王雲歸具言幹离不索冕輅徽號等朝廷從之詔太常禮官集議金首徽號

封氏編年曰是日詔略曰金人來請徽號冕輅朕以生靈之故舉而與之夫名之與器以寓生殺之權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示人且不可况弃與之乎與之矣則彼將以號令我我何所恃莊子謂斗斛以量之權衡以稱之符璽

以信之仁義以矯之然而竊者為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故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不能勸斧鉞之誅不能禁竊之者尚如此今乃舉而與人復何以制乎或曰姑紓目前之禍是大不然也曾未紓禍適所以長禍何以庇生靈也若王莽已篡漢而求借璽元后卷卷不忍與班固以謂婦人之仁朝廷與之徽號冕輅曾不思元后之仁乎

吳革使陝西集兵講議武備吳革登對

上問割地利害革曰金人有吞箭之誓必入寇矣乞措置邊備起陝西人為京城援不復議知遂差革使陝西勾兵委同諸帥講議武備

六月丁卯婁宿字重自平陽分兵一由郭山一由翼城赴粘罕懷州之約粘罕陷懷州守臣郭安國死之通判林淵鈐轄張彭年都監趙士諤張諶于潛統領沈御名張中行同時被殺

范仲熊北記曰乙巳歲秋平陽府就糧義勝軍劉嗣初反殺掠居民轉至懷州城下兵馬鈐轄與兩隊將與之戰屬沁水暴漲官兵不利鈐轄及兩隊將皆戰死朝廷大發兵擊之嗣初遁歸雲中九月末中奉大夫直秘閣霍安國知懷州安國嘗為燕山府路轉運判官頗習邊事數與同官言金人必為朝廷患此州亦不可不備乃計度增其城濬濠繕治器甲又言安國在燕山時郭藥

師嘗言欲自有燕山之地不煩朝廷置帥諸同事不以為然而安國獨深然之乃具以奏坐此放罷幕府憮然以為不至若此也十月間河間府轉運司牒懷州云金人聚兵南來令懷州防備人皆云州去邊境千里而遠豈能處至此十二月童貫自太原府回行李甚愆處叅議官節度使范訥翰林學士宇文虛中中書舍人王雲皆夜過懷州虛中雲皆與安國善而雲勸安國為備甚切會朝廷遣僉書樞密院路允迪使于金國割三關四鎮之地允迪至懷州盤桓數日傳聞金人知允迪出使必欲見允迪出後止懷州士民數千人叩閤請允迪行允迪至高平粘罕退過北關太原城守未破也朝廷以

知樞密院李綱為宣撫使督諸將救太原又以資政殿學士劉韜為宣撫副使中大夫直祕閣范世雄為宣撫判官兼參謀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折彥質宣撫司參議官四人京畿提刑王以寧員外郎裴廩直祕閣沈瑄宣義郎郭執中主管機宜文字三員樞密院編修官鄒柄田亘朝奉郎韓瓘幹辦公事主管文字官趙栴趙戩張叔獻陳湯求梁澤民張牧又以武功大夫防禦使解潛為制置使以种師弓統西蕃人馬以許孝烈為前軍統制既而朝廷召李綱回以折彥質為宣撫判官又進折彥質為龍圖閣直學士宣撫副使十月懷州官因見彥質彥質曰撫司兵馬久在城裏困倦甚矣一兩日

三朝北畧 卷之二十一 六
欲去西山下排隊少令意思舒豁次日遂行去州二十
五里正在太行山下逢李若水自大金奉使回屏人密
語至夜還鎮仲熊請見彥質忽曰今日有聖旨來說更
不差大河守禦使只令彥質一面主管仍云訪聞河陽
大擾今彥質往彼撫定見說河陽人情惶惑過如懷州
彥質須索自去次日遂往河陽仲熊往見知州霍安國
云番人來也折彥質已走了安國曰待奏劾此人兼懷
州有糧有器甲未便打得破且大家同共上城分地分
守禦次日早聞門外人鬧云番人來也仲熊使人往探
云安撫指揮已閉了城門少頃知河內縣趙士付歸仲
熊見之士付出見云番人來也病之奈何仲熊問何以

知之士付云城上送將牒來云先鋒都統勃極烈仲熊
遂往北城上見安國坐間見金人差前澤州書吏一人
來下文字前面說大金有道中國背盟數百言兼說已
降了晉絳令懷州速降安國云如何回答即是仲熊行
須臾一燕人來相揖云少頃有三十餘騎來相揖仲熊
問其師來之意其人語言不遜令一燕人譯語云南宋
背盟我所以來我大明皇帝有一統天下之志國相英
雄今又已取了太原晉絳你且看太原猶自取了則懷
州何勞攻也你但說與知州今將狀來往見大都統婁
宿字董令人傳譯其所說大率略同又問仲熊一一叙
述內有燕人云是做唐鑑者孫子也又問與范仲淹是

甚親遣歸云來日與州主商量了辰巳間却出來時便
攻打城也次日仲熊縋城而下見婁宿婁董問曰曾將
得降狀來否仲熊曰不曾將來字董曰何故不肯拜降
仲熊云彼此臣子須各自理會得假使大金使一箇臣
僚守一城下撞着別國兵馬便以城降以謂何如也若
懷州不曾得大宋皇帝文字却便歸降恐相國聞知亦
非所喜字董却喜曰說得是也我便不攻打懷州仲熊
曰雖是都統不肯攻打懷州却恐後隊不知告覓一文
字字董曰我大金國不使文字只一人傳一箭與後隊
曰令不要打懷州又令送仲熊歸霍安國即時具事竇
申奏朝廷不見回報仲熊既歸之後次日又聞粘罕已

過隆德府霍安國遣仲熊迎見粘罕說以駐兵仲熊至
西山離懷州約三十餘里逢見粘罕仲熊云兩朝已結
盟好誓不相攻不虞國相元帥遠屈台旆以至於此必
是與中國有商量者事大軍所至百姓未曉如有所諭
乞說與仲熊却令懷州安撫使霍安國奏知別差近上
臣僚來理會粘罕云更有甚事理會爾南宋上皇數年
前遣人自海上與大金結盟共滅契丹當時元約九州
土地人民歸你南宋子玉帛歸我大金及至各自興
兵你南宋並不曾收得九州却是我大金取了燕山府
為有已前盟約將土地人民一齊交割與汝是我有大
恩德於汝南宋也你既無以為謝我遂將平營兩州割

三朝北盟金
卷之十一
與大金而平營兩州戶口都在你南宋界裏我為見百姓父母妻子離散情竇不忍使移檄去你南宋取兩州戶口你南宋都不發遣亦無回文不肯依約無便興兵是時却是我先興兵來及至汴京城下你上皇你不做却教太子為主見兵勢懼見攻破遂差使人將三關四鎮之地獻與我大金我信是竇頭言語便引回去更不侵掠是我又有大恩德於你南宋也你南宋却背盟約密諭三鎮堅守不付又召天下兵援太原我今日所以再興師師出不可謂之無名我本待一齊都要你南宋土地又為大明皇帝聖旨教且以見流黃河為界你懷州合是我大金撫定去處便合歸降我便本欲進兵又

十
下你字應作
俊

為州縣須要人民若縱兵多殺人民則壞了州縣你要與我說與懷州知州且早來降保全取家屬人民仲熊對曰元初大宋皇帝與大金皇帝結盟時本州只不曾承得文字以黃河為界乞差人至大宋皇帝處理會粘罕曰更何須差人去理會我大金兵馬如此如今去便打破汴京捉你趙皇來也仲熊對曰如此却非所望於國相也况是彼此大國勝負未可知假使真如國相之言則非大金之福粘罕曰為甚却不是大金之福仲熊曰如今便一一如國相所說若是趙氏為君則大金可以保歲幣必不肯更有不相承順之事若廢了趙氏為中國之地必須中國人做主有人起來興兵奪得則是

三朝士畧金 卷之十一 九
創業之主與大金初無契分亦無恩義相臨必不肯將
歲幣與大金亦不肯割三關四鎮自此歲歲用兵幾時
是了期不過有人去國相處道討虜所獲多於歲幣國
相試子細思量此豈是忠言討虜得萬萬是他人自將
去國內久用兵民心怨恨國相任其責不如受歲幣安
穩做大以仲熊所見不若與大宋皇帝商量將三關四
鎮歸大金每歲更添歲幣自餘事宜足可評薄粘罕曰
也得與我三關四鎮每歲更與歲幣二百萬來你且恁
地差人去大宋皇帝處說我且留軍在懷澤之間等你
回報已前發去者先鋒難為未見次第便却喚回待指
揮與教不得胡亂殺人教仲熊賫回文與霍安國說此

意霍安國即時詳悉具狀申奏朝廷既十八日回報不
至番人遂於城外治攻具懷州又遣六人秀才往見粘
罕問曰范仲熊所說及此中文字是霍安國不曾奏去
是趙皇沒文字來六人皆云奏去十八日未有回報粘
罕大怒奮身而起曰為道是范仲熊小官沒人主張言
語不足聽不道是我交將我文字去你南宋恁地無信
行從今日以後更有文字來我也不信差使人來我也
不見你且說與州主一任你門忠孝出戰亦得守城亦
得我只是不住手攻打也須要六人遂歸霍安國以仲
熊知虜虛實即差仲熊都大主管軍馬是時方得隆興
府路安撫使張有極於隆德府未破時發來懷州蠟書

三朝北盟金 卷之十一 七
云金人於南關衝散董恩人馬迤邐前去過隆德府關
報懷州為備時蕃人在城下日夜攻打初用雲梯敵樓
上用神臂弓偏架女牆上用斬馬刀大斧每有蕃人上
來輒斬之雲梯既不能上乃使鵝車洞子狀如數間屋
皆以生皮裹了下面藏數十人執鋏鑿掘城於鵝車洞
子由小梯欲登城又為城上人以草燃火放火炮燒小
梯及燒打鵝車洞子開陷板於夜又礮石礮木又用金
汁及熱湯澆灌既使不得鵝車洞子乃立砲坐數十初
放入撒星砲其大如斗城上人於敵樓上排大枋大枋
確尺餘糞土上面結大索網又括民間青布帳幕以禦
砲而蕃人先用火炮延燒青布及索網放虎蹲大砲九

稍其大如七八斗栲每一砲到城索網糞土大枋樓上
皆破城中人甚懼霍安國令仲熊夜募銳士二百餘人
縋城劫寨約到寨殺人放火叫九州漢兒反使其陣亂
因燒城下砲坐既下城見無數蕃人馬軍連路極難行
至三更向盡到砲坐下先使十餘人放火而陣不亂遂
硬相鬪各有殺傷展轉得出比明復縋城而上者二十
四人仲熊方往見霍安國忽城上有人叫云東南上有
白旗子來是朝廷救兵來霍安國急令仲熊排人馬欲
開北門而蕃人已打散城上兵城上十數黑旗子準備
將領王美投濠而死仲熊乃率千人與之巷戰民兵散
去仲熊被擒見敵樓上張紫傘一柄監軍骨捨郎君坐

其下令人傳譯云何故不曉逆順抗拒王師仲熊曰仲熊是趙王臣子奉安撫司指揮來將兵才微兵薄分其一死監軍曰你懷州久勞王師本合一齊勦除我為愛惜生靈不欲按以軍威據軍士之意則要下城虜掠你可子細說與萬姓既而懷州萬餘人至城下皆稱云救范棧宜去來又高聲叫云棧宜放心若動着官人後百姓與官人報讎監軍使人傳令曰不消如此又謂仲熊曰節制不在你非你之罪可貸命仲熊對曰仲熊乞一死監軍曰我大金人人說話一句是一句不似你南宋說話沒憑據既貸你命只是貸命更無他公事你且歸去為我喚取州主來同見國相仲熊遂回往州衙尋霍

安國不見又去城北道風樓上尋霍安國亦不見蓋已為金人所擒又押仲熊去再到骨捨前見知澤州高世由通判呂民中皆同坐骨捨先曰安撫已捉得也天色已晚你且去明日見國相遂令監守次日天未明都捉去見粘罕出南門約行二里有三寨坐其中寨粘罕坐銀交椅皆令懷州官立其前先引第一行知州通判鈐轄都監部隊將昝灃路將昝灃路步隊將兵作一行次州官一行次監官一行次縣官一行次粘罕使蕃官傳令曰你許多人是誰最不肯降霍安國云是宋朝守臣霍安國率衆不降又問第一行諸軍曰是州主不降是你門都不降皆說某等與知州一般皆不肯降又令

於東北望大金拜降霍安國云安國是大宋之臣不曾
得趙官家文字如何拜降粘罕令引過盡脫去衣服用
索執縛又令高尚書說與其它人曰你門都是小官不
干你事亦不要你降各赦罪又令傳過鼎澧路將官來
其鼎澧路將校到粘罕前皆叫云不是某等不降都是
霍安國范仲熊不降其范仲熊曾領兵出戰粘罕乃傳
令曰叫范仲熊遂於縣官行中拖出剝去衣服縛了問
曰元來是你不肯降仲熊對曰仲熊是趙皇臣子豈敢
便降又傳令曰你全不怕我軍令為甚仲熊對云仲熊
昨日已蒙監軍即君貸命云大金國一句便是一句貸
了命更無他公事恃此所以不怕粘罕乃咲曰難當難

當又傳令曰范仲熊已貸命可赦罪乃將知州霍安國

奉議郎通判林淵武功大夫濟州防禦使兵馬鈐轄張

彭年武經郎都監趙士諤御名武郎都監張諶修武郎都

監丁潛保義郎統領鼎澧兵馬鈐轄沈秉義郎同統

領鼎澧兵馬張行中及南兵部隊將五人同時被害提

舉河東路常平朝奉郎郝愉司錄奉議郎劉汝賢承直

郎司戶曹事向詠修武郎司儀曹事鄭道冲修職郎司

兵曹事王說從事郎司刑曹事王舍承議郎教授王與

權迪功郎修武縣主簿張侯從政郎河內縣主簿馬亞

承節郎市易務裘之祥迪功郎兵曹掾張思義皆乞降

宗室朝奉郎知河內縣趙士付承直郎司士曹事趙公

三才五品金 卷六十一
譽忠訓即監酒趙不怠保義即添差監酒趙公忠訓
即監市場務趙子暉忠訓即監倉趙不減並過河金人
堅要仲熊拜降乃使之露地居絕其糧食正是大雪並
無蓋卧身上雪厚一二尺飢則吃雪或撲雪取地中蔓
菁根食之如此七日偶燕人見憐之曰此是忠孝之人
可擘畫物事與喫或袖熟牛肉燒餅等見遺遂得不死
一日骨捨呼仲熊至其寨中問曰聞得你讀得書多今
問你兩事一則問韓信用兵人才高下二則問劉伯升
孫策何以不能成功仲熊對曰韓信才亦不高若才高
則不假詐謀無與為敵惟其才不高故不設計然後能
取勝如水上沙囊木鬣背水陣之類是也劉仲升孫策

雖天資英雄然器輕無君人之體所以無成骨捨聞說
大喜親屈膝勸仲熊飲酒又以宣政殿學士角宿彌離
勃極烈官告一道授仲熊仲熊又力辭以不義背所事
不敢受骨捨與粘罕至相得而骨捨才尤高自阿骨打
在日三人用事未嘗中覆每有所為便自專阿骨打每
撫其背曰孩兒門做底事必不錯也一切皆任之以至
出吾救命相皆許自決國中事無大小非經此二人不
行至於兵事骨捨又專之粘罕總大綱而已骨捨年長
於粘罕約年五十餘歲粘罕庚申生罕少兒事骨捨且
甚重之與二太子頗不相得蓋二太子貴粘罕骨捨以
才自高不肯相下云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六十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六十一
靖康元年十一月七日
中書舍人孫覲上殿劄子乞弃三鎮
臣蒙恩召還不勝區區夏國之心以謂新宰相當國北
方邊事必有一定之論起居郎胡交修為臣言虜使王
芮奏事殿上請割三關之地時交修侍立親聞其語芮
曰今得三關明日旋師去矣如朝廷不許則國相自河
東來北兵南郊圍城之西南皇子即君自河北來北兵
北郊圍城之東北未論攻城由京畿五百里外燔燒蕩

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十二

靖康中帙二十七

起靖康元年十一月七日
日戊辰盡八日丁巳

七日戊辰車駕詣种師道宅澆奠

中書舍人孫覲上殿劄子乞弃三鎮

臣蒙恩召還不勝區區夏國之心以謂新宰相當國北

方邊事必有一定之論起居郎胡交修為臣言虜使王

芮奏事殿上請割三關之地時交修侍立親聞其語芮

曰今得三關明日旋師去矣如朝廷不許則國相自河

東來北兵南郊圍城之西南皇子即君自河北來北兵

北郊圍城之東北未論攻城由京畿五百里外燔燒蕩

三朝士品金 卷之十二
盡使烏鵲不能過也芮退上問宰相唐恪三關如何恪
曰不予則必來予之臣不能保其不來三問三對如此
上赫怒曰卿是宰相何不決此議恪對如初臣太息而
言曰方疆胡怙衆昧死一來仰見中國之甚大四方勤
王之師日至將相持重嚴兵固壘斷抄掠之路不出一
枝示以形勢俾莫吾測而與之講可以萬全矣何行營
大臣狂謀謬筭出於刼寨一敗塗地傳笑四方而後疆
胡輕視朝廷始欲割三關以要吾君宰相既知其必來
矣來則何以待之臣聞戰國時韓魏共攻秦於函谷關
求出楚懷王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
河東而講緩曰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

之任也王乃召公子池而問焉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
王割河東而講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失三城此講之
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
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
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遂與魏封陵與韓武遂以和
夫秦居戰國最號疆雄尚割河東以紓一時之意其後
席累世之富選將擇士白起蒙恬王翦之徒起而用事
遂并吞六國而有天下所謂因敗為功轉禍為福其權
固在此也今之三關河朔重地舉而弃之則京師無藩
籬之衛陛下不得一日高枕而卧矣狂生刼寨誤國至
此豈不痛哉今京師無大嶽三塗峭函之固獨特一河

耳防河將吏望見胡塵獸駭鳥驚不知所在大臣依違
畏棄之地責將帥駕下無干城禦敵之功萬一彊胡舉
國而來頓兵城下有如王芮之說臣恐社稷之憂不止
三關而已也寇益深矣陛下當權禍福輕重獨斷而行
之寧失三城無使咸陽危而悔也臣承乏侍御史首論
諸生伏闕鼓倡群小以脅君父又論大將劫寨激怒彊
敵以誤朝廷計拙言強得罪去國今蒙陛下召歸西省
俾贊書命不勝區區憂國之心又建割弃三關之議上
拂聖心下違衆論可謂不知量矣秦王議割三城樓緩
不肯對公子池亦操講之說使王自擇如臣螻蟻之命
直言無所回隱其為狂愚死有餘責矣 先是孫覲任

侍御史日見太學生伏闕入劄子乞屏逐又於幹离不
退師後入劄子乞和戎又論蔡京罪惡乞竄殛時吳敏
當國大怒以妄論伏闕事奏罷侍御史責守和州吳敏
罷去復召為中書舍人初上殿入此劄乞弃三鎮其論
伏闕劄子曰臣伏見女真大酋擁萬騎入朔方跨大河
直犯京闕忽覩神州隩區金城湯池之高且大也歛兵
不動遣使議和將相大臣合量彼已之勢勿亟勿徐示
以閒暇使之疑懼有虎口之虞壓以重兵不戰而威之
使去之百全之上計也忽傳李綱劫寨之敗上驚朝聽
下駭群情為之奈何綱本書生素不知戰力小圖大發
兵禍以帷幄之臣行穿窬之謀以王者之師為攻劫之

計藉令出於虜人不意偶獲小利猶為怒敵以誤朝廷而狂率無謀漏言於旬日之先提數千兵以入空寨虜圍四合盡馳而納諸墮中無一存者九重帝居宗廟社稷所在而僥倖於一擲滔天之罪車裂以徇死有餘誅方從薄罰而太學諸生陳東等聚衆門闕鼓倡群小妄謂宰相連結強胡開關延敵欲起李綱復還兵柄俄頃間嘯聚數萬搥登聞鼓呼聲動地手擲瓦礫徂擊大臣屠裂中貴人流血滿道天子震驚與之召還李綱然後解去自古衰亂板蕩大壞書傳所載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唐德宗時除國子司業陽城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詣闕請留夫城者道德文行一世標表嘗率諫官合遏

裴延齡不得為宰相名震天下諸生請留以為師範朝廷所當從而卒不從從之是衆為政也太學者賢士之關禮義之所自出也朝廷衆建師儒營宮室豐餼廩以養士祭酒司業以率其屬博士掌訓導正錄掌規矩恩禮深厚教法明具士當洗心易慮以承上之休德陳東等乃幸天下有大變蔑視官師不告而出鼓衆興訛厚誣朝廷朋比罪人迫脅君父肆行殺戮遂至大亂而李綱不知羞愧尚戴其面立於朝端陳東安坐學宮洋洋自若今不治他日必有握兵之臣劫制天子武夫悍卒戕害將帥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倅以衆暴寡必自茲始矣臣承乏國子司業時童貫修建武學落成矣陳東

三朝士品金 卷之二 四
為教諭議率同列獻書童貫請車駕臨幸其中有不從者遂至謹譁臣問之曰武學落成何預太學有云頃者乘輿幸太學而武學生例被恩賜此東所以建獻書之議蓋東狂生不守分義其志止欲圖尺寸之柄狂猖不已以至稱亂今雖未即典刑當具申學法屏之遠方終身不齒為多士之戒無令復出以為惡以階禍亂天下幸甚其論和戎劄子曰臣聞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自託於鄉里人主惟天下安社稷固否耳陛下即大位坐席未暖而強胡犯闕長驅萬里所過州縣無一人嬰其鋒者中外之憤孰不欲一戰驅之以為快然茲事體大陛下當飭將相大臣深思熟慮為萬

全之計差之毫釐便有莫大之悔遺社稷之憂不可忽也臣竊讀國史見寶元康定間趙元昊為嫚書邀大名以怒朝廷規欲遣絕以邀使其眾舉朝忿然皆曰發兵坑小醜耳時吳育為諫官奏言承平日久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且當順而撫之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擇士堅城銳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吾戰守之具立矣疏入宰相張士遜見之而大咲曰人言吳舍人患心風果然於是決意用兵所向輒敗一方騷然大將劉平石孫任福相繼戰沒大盜王倫轉掠江淮間契丹聚兵境上邀請三

三朝北畧金 卷之六十一
關之地中國耗虛邊民疲敝天子厭兵卒賜元昊夏國
主如育初議今女真暴起為北方大種非元昊小醜之
比舉國大入直抵京師又非元昊犯塞擾邊之盜天子
之郊宗廟社稷太上皇兩宮在焉亦非戰地至於將帥
不才士卒驕惰軍政隳壞器械朽鈍財用空竭法度廢
缺又非仁宗皇帝之時臣熟思之莫如和戎為上策強
胡乘勝屯兵觀闕之下彼見天子宫室城池苑囿之大
而西兵日至正疑懼不測之時陛下戒諸將堅壁固守
不施一鏃不交一刃使野無所虜掠然後與之議和群
胡竦然聽命卷甲而歸足以德矣其暇日蒐擇名將選
練將士謹蓄積修法度成中國安彊之勢所謂屈於一

時信於萬世之下者也陛下受太上皇投艱之託至大
至重豈若匹夫之勇小不忍遂較勝負於一擲之間也
耶伏望聖慈以趙元昊較北胡之強弱以寶元康定較
今日之盛衰臣一人雖不能勝衆論而憂國之言或有
合於吳育特賜採納不勝幸甚又第二劄子曰臣聞道
有經有權事有常有變知道之權者能推剛而為柔適
事之變者亦轉禍而為福今者強胡乘百戰百勝之威
合諸種控弦之士超邑越都鼓行而至直抵京室以為
中國有人乎此臣區區之愚力排群議進和戎之策庶
幾甘言重幣足以厭狼虎貪暴之心紓一旦倉卒非常
之變而後徐圖天下國家善後之計其權固在於此也

三朝士品金 卷之六十一
昔漢高帝杖一劍誅秦蹙楚而定天下而冒頓亦崛起於東胡呂太后稱制冒頓遣嫚書出惡言虐戲醜詆可謂甚矣當是時謀臣猛將如陳平周勃灌嬰之儔固無恙而上將軍樊噲請以十萬衆匈奴中豈不壯哉獨季布以謂夷狄如禽獸耳得好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第當自計利害何足與論是非呂后翻然稱善詔大謁者張澤持書幣奉車馬報謝遂結和親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而季布為任俠以勇名關中一言從容消弭兵端貸兩國數萬生靈肝腦之禍非所謂大勇者乎豈若小丈夫悻悻然拊劍疾視斬頭穴胷以報睚眦之怨者哉臣又嘗讀國史澶淵之役諸道兵大會行在虜

懼請和諸將爭欲以兵會界河邀其歸可勦殺無噍類也真宗皇帝曰如何殺得盡祗結怨為邊患耳詔按兵勿戰縱使歸國自是諸將謹言秋高馬肥復入寇矣或曰未也邊儲稍實復為盜糧矣真宗顧近臣曰將帥之臣平居無事瞋目抵掌欲赴功名臨時便誤事卿等豈不知此輩情狀乃相為和附信其說耶陛下觀今日之勢為如何大將劉延慶屯重兵於燕山一夕無故拔寨而遁人馬相藉躪蹄踵交道委弃金帛穀粟如山積虜人長驅萬里無所忌憚職此之由也伏望聖慈監觀炎漢之興受命而帝群臣佐命百姓歸仁之初真宗皇帝駕幸澶淵殺其驍將撻覽兵威大振之時尚不忍計校

三朝上品金 卷之二十一
一時小利推剛為柔以為萬世無疆之福固不俟臣謀
謀竄亂聖聰而予奪之計已默定於聖心矣

詔集文武百官議存棄三關地

詔曰朕屈意議和無所不至雖袞冕車輅名號之類猶
無所惜蓋欲保守祖宗之地而金人必欲得三鎮今與
之其利害如何欲不與之其利害如何朕當從衆而與
之不敢自任可令御史臺告報百官初八日於尚書省
集議以聞宰執親戚不預不得觀望令百官廷議係宗
社安危各要見的資利害若割三鎮或不割各何如保
無後患割之而來不割之而來各如何備禦不得鹵莽
朕無固必只從衆議是者行之

古字應作行

王雲既還具說金人之意且聞粘罕臨河乃集文武百
官於崇政殿共議存棄三關之地王雲倡和議誘說之
習使為弃地之策諫議大夫范宗尹以已願棄地之策
示百官曰今日之三鎮焉可不棄其言多引大王避狄
去邠不以養人者害人為言繇是許割三鎮者不勝其
多宗尹其首也稱不可與者才三十人何臬其首也持
兩可之說者又十數人與者之言曰三鎮朝廷既嘗許
之今不與之是中國失信於夷狄不若姑且與之縱復
猖獗則天怒人怨師出無名可不戰而屈也不與言者
曰國家更三聖始得河東陵寢在焉河北天下之四支
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人賦貢乃其小爾况天下

三朝北盟錄 卷之二十二
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敬塘之事豈可尊
乎耿南仲吳玠欲棄地而和喻汝礪梅執禮宋齊愈秦
檜何臬曹輔陳揚庭馮獬孫傳李若水等欲戰朝廷大
臣優柔不斷集百官議于延和殿
八日己巳集百官議三鎮于延和殿

是日各給筆札分列廊廡范宗尹乞予以紓禍至伏
地流涕以請已而黃門持宗尹章疏示衆曰朝廷已有
定議不得異論頃之宣問金人必欲得三鎮割與不割
利害何如金人已與王雲約日割與不割金人之來如
何守禦唯梅執禮孫傳呂好問洪芻秦檜陳國材等三
十六人以謂不可割餘皆從宗尹議

中書舍人孫覲劄子曰臣聞蝮蠱手則斬手蠱足則斬
足何者為害於身也夷狄驕橫乘中原久安無備傾國
而至當順而撫之以幸無事而劫寨之臣猖狂妄作挑
發兵禍以遺國家手足之害陛下當亟去之去之不果
為心腹之患必矣方胡馬南下經河朔二千餘里所過
州縣無一人一騎北向發一矢以抗其鋒者設欲據大
河為限孰能禦之其欲得三關者猶以故地為名耳然
紹聖用事者復讎元祐諸臣以弃地之罪削除名籍投
竄嶺海禁錮子孫累赦不宥可為酷矣今自大臣侍從
與縉紳士大夫之衆非不知三關之地不得不與也非
不知予三關之地可以款兵而紓禍也而元祐覆轍在

三朝土壘錄 卷六十一
前孰肯為國家安危之慮以蹈異日之悔莫如卷舌不言自為計耳臣獨何人首唱此議蓋區區之愚以為割地之後虜人退聽兩國休兵得歲月之頃扶顛持危以疆國勢選將厲兵以固吾圉興衰撥亂可以復古建中興之烈未為失也儻以失三鎮為悔追責首議之臣論為城旦投之窮裔臣其之如薺不敢辭也臣又聞擇禍莫如輕擇福莫若重今日之事有禍無福河北陵寢與河南孰重三鎮之地與京師孰重陛下之所輕重判然不疑則當亟去手足之患無重腹心之累矣

先是遣金人王雲約以十五日以前告和割地書到不然以十五日渡河至是何巢謂唐恪曰三鎮之地割之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守矣不若任之但飭守備待之恪唯時河東金人已至澤潞幹離不在慶源城下朝廷從衆議割地以舒難乃以康王王雲復持禮物請和割地北去後數日上親閱不棄地之策方略優長太學博士万俟卨監察御史晁貫之等八人令執政審察其材而召對之虞貫之見少宰唐恪曰三鎮乃祖宗之地豈可弃之金人之志不在於割地實欲侵軼中原故藉三鎮以為基耳公為宰輔宜召天下之兵與之力爭也唐恪言曰出軍屢衄召兵無益徒費芻糧擾百姓而已乎信割地城為上策且上欲以耿南仲王尚書定議而遣康王矣諸公召對不宜高論恐上愈惑

三朝士品金 卷六十一
虞貫之被旨上殿二人咸曰河北三關契丹乘晉開運之難而盜有之周世宗御河親征始歸其地太原河東劉旻父子據有數世周世宗一征太祖太宗再征而後定積二十年之功殘萬人之命方始一統而中國用三鎮得之誠難也且無太原則不能控制二虜無瀛定州則不能保衛王室三鎮於中國如人之四支也一支有病思欲去之既不能全人從而喪身有矣况三鎮之民皆陛下赤子割地則弃民為民父母而弃其子孫豈為萬方之道乎冒頓一戎人也寧弃金帛妻妾不忍弃地故終能威敵而保有疆土今陛下富有四海為中原主奈何反弃土為戎人所耻哉大臣為朝廷以此圖國是

是忘萬世之業而苟目前之安由其計議疎拙致基本傾危誠可痛惜昔東漢鄧騭欲弃涼州虞翊謂疽食浸淫將無限極南唐鍾謨願弃江淮宋齊丘謂賣國窺利徒傾社稷然則為人臣而願弃國之地豈忠於主哉上曰然則奈何虞貫之曰金人率衆脅地必將深犯邦畿為今之計當召四道兵二十萬與衛兵環列城寨以衛王室然後以羽檄召天下勤王兵分屯近甸絕其所掠使深入之寇不能持久待其困弊然後擊之誠萬全之計於是上感悟不然弃地務為督兵

婁宿陷翼城縣

先是知縣向淙弃城東走入曹公山居民以城降賊

東清野 詔曰朕嗣有大統屬時艱難外侮憑陵元元
被害於是捐弃金帛寶玉不可數計以救百姓於塗炭
之中敵才退師痛自抑損斥去華靡日惟蔬食卑詞厚
幣繼修和好遺賂之使項背相望凡有所欲悉聽從其
請雖衮冕車輅稱號之美猶無所愛凡以保守土地全
活生靈而敵勢未已動起兵端必欲割我土地殘我人
民覆我宗社使吾百姓父母妻子悉被驅虜財物積聚
皆遭劫奪忠臣孝子自當體國念家人自為戰令下之
日應河北河東京畿便行清野保守城邑其有聚徒結
衆捍禦立功自節鉞以下皆以充賞仍仰州縣預以名
三聞若自能斬首獲者皆倍軍功凡我赤子與其殘於敵

劫人之手流為異域之人孰若從危即安轉禍為福興言
及此流涕無從其餘諸路有忠義之人能率勤王或立
功河北河東並依此推恩咨爾衆庶咸體朕意

十日辛未新知鼎州邢倬除名勒停

先是邢倬管伴金使信趙輪之言奏聞朝廷通書耶律
金吾後為粘罕遣王芮來責問進兵以倬始禍故黜之
十二日癸酉粘罕至河陽折彥質軍潰李回奔京師粘罕
陷河陽

先是朝廷遣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又以宣撫使折彥質
領兵十二萬共守大河粘罕自澤潞進兵投懷州至河
陽與折彥質李回夾河而軍粘罕恐其不可渡發千餘

騎來探回報曰南兵甚盛未可輕渡或欲整兵自俟戰有婁宿大王者曰宋兵雖多不足畏也與之戰則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盡取軍中戰鼓擊之達旦以觀其變衆以為然黎明不見王師乃先遣銀朱字董部三千人與知威勝軍張堯佐由清河界以伺河路時河水平淺可渡而過銀朱字董乃涉水過河於彥質之兵後下寨彥質以為粘罕兵皆渡矣莫不驚潰提中軍先走三軍皆潰李回亦奔還京師於是粘罕得以治批尋舟盡渡其衆

十三日甲戌知樞密院馮澥徽猷閣學士李若水充告河使副及同王雲馬識遠詣粘罕軍前交割三鎮地界

書曰專馳介使遠布悃誠今春大軍俯臨郊畿尋以上皇傳位之意引過請和承皇子即君元帥奉伯大金皇帝酌中之命特許修和尋報之國相並各合班師信義之重比堅金石於是宗廟再安生靈賴慶乃割三鎮以謝恩惠既而諸州民情愚執群臣議論二三往復告求致淹歲月蓋緣寡昧失不詳思誓約之明豈應輒易果煩大兵來詰茲事中外震動不遑寧居禮義有虧追悔何及過而能改請踐斯言其三鎮之地今並依正月所立誓書交割施行惟冀兩路大軍早回使趙氏二百年社稷永寧億萬生靈全其性命仁恩之大山海難踰自此傾誠萬世不易上天實臨百神在列何敢背違自取

三朝北盟錄 卷之三十三
禍殃緬惟英哲必為矜從馮澥先狀云祇承朝命恭造
行臺輒犯威顏冀尋信誓赦既之往不咎許惟新之是圖
二境兵戈庶有息肩之漸兩朝懽好寧無握手之期冒
昧而來匍匐以請某年當衰邁位忝樞機得罪前朝幾
死凶邪之手受知今聖誤叨將相之權常懷欲報之心
遂備告求之役趨瞻在邇喜懼交深馮澥使粘罕是夜
到中牟守河濱兵作過或云已有虜騎渡河左右甚駭
謀取旨改路澥問當如何副使曰守邊防河諸監將士
皆望風避遁奉使者又如此朝廷將何所賴以某處之
唯有死而已令曰敢有回者行軍法衆遂定自此路中
日發一奏乞京城設備

逢虜記曰余自河陽歸道逢告和使馮樞密李徽猷副
使武侯不暇問姓名問余賊勢如何對云觀其鴟張所
舉不少又云今在甚處應曰已渡河矣若欲過河有船
棧否對曰已燒盡橋可拆屋渡木棧過又問粘罕來否
對曰不知又云今朝廷一一如所請能塞其求回兵否
問所從何事云割三鎮對曰但恐不能塞其求馮樞密
問殺使人否對曰自古戎狄無道何嘗殺使人李徽猷
云某所拚一死無足計較者日晚可行今與副使先上
馬樞密可後來少頃馮乘轎趨鄭

李尚書山西軍前奉使錄曰十一月十三日若水等被
旨同王雲馬識遠並依舊軍前奉使限十四日起發出

門行次懷州遇金人大軍又見館伴使蕭慶劉思前來相見曰使副門此者緣何事來若水曰某等此者亦為和議來慶曰既是貴朝皇帝不肯交割三鎮土地人民尚何事之可和若水曰某等面奉本朝皇帝聖旨已差工部侍郎王雲武功大夫馬識遠前來交割三鎮地界還貴朝矣慶曰王侍郎等幾時可以到來若水曰某等與王侍郎等同日出國門某等兼程先來計王侍郎等今方到磁相間更數日可以到此慶曰有國書無若水曰有國書慶曰使副且歇泊容慶等先為稟知國相若水等稱諾乃歸幕次少頃伴使令人傳語奉使請排辦禮物土物只就晚衙見國相是日申時後見譯語官二人

去字應
作來

人前去云國相請使副若水等入軍門見列甲兵兩行甚嚴既見國相問勞之禮亦簡若水曰某等來時面奉本朝皇帝聖旨令某等再三申問國相元帥冬寒台候萬福國相微恭受禮復曰使副門來時貴朝皇帝聖躬萬福若水曰某等來時本朝皇帝聖躬萬福若水曰某等來時面奉本朝皇帝聖旨令若水等再三啓白國相元帥前次若水等歸承示書翰不勝感荷所需三鎮已差工部侍郎王雲武功大夫馬識遠前來交割地界今有國書上呈若水遂播笏出國書與國相恭領之約若水等坐開國書看曰何似早如是免令提兵到此若水曰大事已定望國相元帥早為回軍講和國相曰

不知王侍郎等幾時可以到此若水曰某等與王侍郎等方到磁相間更數日可以到此國相曰候割地使到來看得次第即便回軍不難公等且熟歇若水等稱諾退是晚國相令人送羊酒等數如前次日若水等見國相叙謝訖國相曰昨日已遣使往汴京會以黃河為界三鎮事更不須議兼未知果有王侍郎等來交割地界否若水曰某等雖不才煞被君命遠來議和若非誠信豈能定事又奚敢罔國相也願國相少待國相曰大軍安能久留於此方在議間會有人報南朝遣王侍郎一行奉使來到磁州被百姓喚作賊臣已絲擗了也國相怒曰盡是梢空相繼若水等又收河北李宣撫綱牒追

回若水等其牒略曰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司牒大金軍前和議所契勘當職近奉聖旨前來河北河東等路會合諸路軍馬前去擒殺金賊所有先差兩番奉使不謂已過界了並仰追及約回其所降和議指揮已奉聖旨更不施行國相知有此牒益怒曰且待提兵去與李宣撫決勝負則箇遂便不與若水等相見乃以甲兵包擁若水等隨大軍南來都水監決水侵牟馳罔

王機和詵等追官編管臣寮上言王機守鴈門和詵守瓦橋薛嗣昌帥太原詹度使河間受賞功助成今日之患已降指揮和詵追授武功大夫王機除名勒停送高州編管奉聖旨詹度責授海州團練使郴州安置薛嗣昌

生前官職盡奪

下哀痛之詔起福建江浙軍民勤王

契勘福建江東西浙東素號出武勇人材欲依四道置帥體例差撥運使翁彥國充經制使令召募起發軍民二萬人須管於十二月上旬到闕勤王其錢物亦許於二廣那移奉聖旨翁彥國與復舊職依此施行

十四日乙亥京畿人戶入城

十五日丙子詔免公私房錢

得金人逼河之報慮細民不易故放免公私房錢粘罕兵自河陽渡大河初金人欲渡河唐恪何臬等以謂大河之險有大臣提重兵以守之決不可渡下令曰朝廷

已命將守河為扞禦之計而京都細民往東南者甚衆搖動人心深為未便令開封府以法約束之又下詔曰金師入寇已遣使議和如果能深入渡河當以王雲所持金銀五十萬幣帛三十萬以旌戰士其有獲金牌者白身與修武即有官人轉六官獲銀牌者白身與承節即有官人轉五官獲鐵鷄子者白身與秉義即有官人轉兩官其餘將校比類施行有送金人使命者至鄭州已逢游騎道路傳言金人渡河矣執政諸路公未以為然皆云自秋末李樞密將兵防河矣然邊報益急殿前司乃遣使臣馬綱作斥堠已而募忠義團結使臣將以備守禦計粘罕分兵守潼關以扼西兵粘罕渡河乃以

兵五萬守潼關以扼西兵之來其後范致虛至陝西而不敢進前蓋以兵由商虢唐鄧而兵散者皆粘罕之計也幹离不自大名府由魏縣李固渡過大河宣撫副使折彥質河南守燕瑛弃河陽走回京師
河東逢虜記曰金人陷平陽府余出平陽至懷州見折宣撫具言金人遣使講和果是相款使人未還十月初十日破汾州二十四日攻圍平陽觀攻圍平陽賊勢鴟張意欲大舉未易禦遏折公云何以為計對云速申奏朝廷乞竭力應副軍兵如不可用速召募民兵如河東陝西人皆欲報父母兄弟之讎此皆可用也支一百錢米二升半仍優加犒賞諸渡口速渡人河陽浮橋正是

軍馬往來河東一帶驚移人戶逃避之路宜速繫之路宜速繫之賊騎次第半月間必至此折云據公看到這裏也不得余云將次第到都城下亦未可知是日折宣撫往比陽縣北城相視防河次第自初九日初十日十一日賊兵關報日急余十一日往河陽辭折公云兩日來邊報頗急舟渡人費力余云前此拜如何折公云六七日繫橋又未了余云豈有大將軍下令繫橋數日不了之理何不勾追繫橋官略與處置余棄二馬用船渡河十二日繫橋又不了勾繫橋官一鈐轄兩都監內鈐轄捶棍子三十兩都監各捶棍子五十一月十三日午時橋成河灘中已積五六萬人軍民宅眷官員車仗

三朝北盟錄 卷之十三
堯乘擺布如蟻橋成爭渡宅眷婦女官員軍民陷於游
沙中不知其數須臾皆沒有婦女陷於沙中舉臂間金
纏示人號呼求救莫敢向邇不移時遂沒是日晚賊騎
至遂燒橋兩岸哭聲痛干雲霄宣撫司屬官約二三百
員將佐居民官負等馬約一萬疋不能過河宣撫司金
帛縑帛為賊馬所逼自懷州沿路抛弃至河陽灘內者
約一百餘萬貫十一月十四日絕早賊騎已至河陽北
岸皆黑旗黃旗白旗先自城中趕出居民在河灘內却
用騎兵旋繞捲入城中使令軍民於河灘中盡握淤陷
之物余見賊兵已至河陽北岸又無馬輜遂步行一日
一夜至鞏縣計一百三十里十五日賊馬自白皮垣白

曲渡河殺人報到宣撫司折宣撫與河南燕尚書名瑛
字仁叔各索馬逃避賊馬欲都趨都城

十六日丁丑康王為告和使奉使幹离不軍前

是日康王被召奉使幹离不詣軍前議和帥資政殿學
士王雲為副中書舍人耿延禧觀察使高世則參議官
都監東頭供奉官監珪康履黎棠入內西頭供奉官楊
公恕內知客修武郎韓公裔從行宣和錄曰先是王雲
奏李裕自真定府虜寨歸道二太子語得親王兩府奉
使求和庶可解康王英武舊與二太子結歡虜人畏服
今取聖裁事下宰臣執政門下侍郎耿南仲曰李裕道
皇子之言欲得康王之重請和盖已報渠康王欲去皇

三朝士品金 卷之三
子處不可偏重須與粘罕處相稱在聖情度之只用王雲如何粘罕處莫儔如何是時粘罕在河東南仲只乞差王雲莫儔庶不偏重於二太子處御批云如此事不須取旨但與少宰評議從長施行南仲又奏劄曰臣得李裕劄記文字一紙謹具進呈差康王須得聖旨乃可但以臣觀之只令王雲李若水亦可乞降聖旨付王雲更不差康王前去所貴不敢喋喋取進止御批云卿一面諭王雲若兵退後親王謝不妨南仲召王雲至府第諭德意雲不以為然即求對請必令康王奉使事遂定康王劄子奏乞差文臣耿延禧武臣高世則二員克參議官丙子康王奏事在禁中申時還府第延禧世則參

見康王慨然曰國家艱難君主憂辱苟可以了事義不得辭然深入不測虜庭未有還期公等歸與父母妻子訣來日五更至此同行延禧世則乃歸唯王雲家屬不在京師留宿康王府第丁丑五更皆至少頃與王同上行是日南仲奏事內殿上顧問康王辟卿之子為官屬不辭而往朕甚嘉之南仲對曰臣惟此子當國家艱難豈敢辭因泣下上曰却宣來奏事如何南仲曰康王既往而臣之子獨宣無此理既退有御筆云耿延禧速宣回奏事南仲繳奏云康王為國出使臣之子不肖得奉使左右幸也若獨宣回臣何面目遂止於是除延禧龍圖閣直學士賜金帶一條通犀帶一條錦綺等一百疋

靈寶丹蘇合香圓透冰丹各一百貼茶一百斤四和香
一百兩糖霜一百斤
金人犯汜水是日斷諸路門橋諸軍城守百官疾速上城
潰京師聞之土門清野禮部侍郎梅執禮為清野使
金人犯汜水或傳為已渡矣城市洶洶不定乃遣清野
使為清野之計
日者王俊民上言乞借春以召和氣
王俊民以謂國家大忌丙午年冬三月於立冬致祭打
牛一如立春之儀以召和氣朝廷從之乃迎土牛於天
祺應木德

土牛門

康王出門午後諸門土獨留東水門陳州門百姓爭之
死者相枕藉

十七日戊寅金人到汜水縣焚會聖宮

龍圖閣直學士河北河東路宣撫副使折彥質責授海州
團練副使永州安置

先是彥質將兵守河賊騎至河陽列兵河之南岸賊據
河陽望見河南軍官軍甚盛鳴金鼓以懼之我師潰散
而歸賊渡河至京師彥質與河南守燕英走故有是命
李回自河上遁還至京師

先是遣回以騎五千巡視黃河號巡按大河使虜陳舟

欲渡守戍驚潰回挺身單騎馳還 靖康小錄曰朝廷
先是遣僉書樞密院李回將金銀物帛巡河犒勞士卒
回略不能躬率將士守禦險阻聞敵輒北南走孝義橋
留將士捍寇巡山路走至潁昌府猶且與屬官宴飲隨
行官吏兵級深欲刃之 韓至回謂其兵已入也其時
候騎言虜兵已逼近郊京師大震於是戒嚴

是日繕治樓櫓議者或謂虜乘棧渡河鼓而南有易我
心不若四面十里間各屯兵二萬壁壁據要害以伐其
謀別騎往來助之絕饒道清野以來芻藁且竭使不得
進掠縱諜間伺虜隙時出兵嘗其虛實令河北群邑結
營自守更走使以元帥拜康王集兵揚言擣燕山動其

心潛軍渡河合四方勤王之師統其背夾攻之虜不足
亡也或謂虜兵焮銳而我師挫衄久矣聞深入氣益不
振脫不支敵坐傷國體不若擁駕臨狩徐議所向嬰孤
城自守詎可久耶猶豫未決虜奄至朝廷茫然不知所為
粘罕遣楊天吉王芮撒母等十三人持書來議黃河為界
等事

書曰左副元帥謹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近日恭承宣
旨遣使問罪來意雖以委任不當為辭然未肯服罪致
領重兵河北河東兩路齊進所經州縣府鎮服者撫之
拒者攻之今月初六日已過澤州界不往前進及遣先
鋒今月十四日已過黃河不施船楫不由渡口直涉洪

水諒亦洞悉載惟大宋屢變盟言若不以黃河為界終不能久故今議定選河北河東兩路先行收撫其中或有來自河外者不選甚處人民並各一例存撫然念拋鄉亦議自外見在兩路未下州府官員兵人並許放回請差近上官員前來交割引出俾見家人出仍服罪訖先具凡所聽命不違國書回示如或不見依從稍有延遲將恐別有悔吝朝廷棄三鎮之議猶豫未決而虜使王芮在館且聞虜人渡河之報日急遂決棄三鎮唐恪署勅何臬大駭曰不奉三鎮之詔而從畫河之命何也臬不肯署於是御批以金人欲割地須兩府二人令各自陳願使者陳過庭以主憂臣辱首請自行唐恪

曹輔等皆依違不對耿南仲以老辭聶昌以親辭尋出御批曰過庭忠誼可嘉特免可差辭免人耿南仲使幹

离不河北聶昌使粘罕河東日下出門
宣和錄曰楊天吉王芮來議事取蔡京童貫王黼吳敏李綱等九家屬詔王時雍曹瑒館之時雍瑒議盡三府所入紐增歲幣并祖宗內府所藏珍玩歸之二帥曰河東宿歸師暴露日久欲厚犒之天吉芮頗納先取犒師絹十萬足以行差吏部員外郎王及之充伴送官

要盟錄曰金人遣楊天吉王芮孛董撒母來詔吏部尚書王時雍知四方館事帶御器械王列館之吏部員外郎王及之充引伴官虜請畫河為界朝廷不得已從之

遺聶昌耿南仲為告和使始稱聽命無違以畫河為界
王及之擅改為以黃流為界聽命無違為虜張皇其意
非止畫河而已王芮來聞粘罕軍已至西京不復請三
鎮直以畫河為言陞對殊不遜有奸臣輔闇主之語上
下洵懼

十八日己卯康王渡河至濬州

是日時天大寒有冰蔽河而下康王臨河顧謂耿延禧
高世則曰議者謂閏年不冰今復如此豈保虜人不南
向哉至濬州猶未知粘罕已渡之端的

粘罕陷西京前以澤州高世由為留守粘罕在西京引諸
金人看永安諸陵使人謁真宗仁宗陵至恭不謁裕熙二

陵有焚毀之意禁止諸兵不得劫掠陵廟器物 粘罕在

西京令人廣求大臣文集墨跡書籍等又尋富鄭公文
潞公司馬溫公等子孫時唯潞公第九子殿撰維申老
年杖屨先奔走出城乃遺一妾一嬰兒粘罕既得撫之
良久贈衣服珠玉為壓驚復令歸宅

范仲熊北記曰前知澤州高世由金人差為西京留守
仲熊遂因高世由令其子往粘罕寨獻酒回記說與世
由聞說龍圖得國相指揮招集西京人還業仲熊亦是
西京人令還鄉里仍諭世由以其嘗為守臣以郡迎降
豈能自安不如自新以洗前過因先遣董偉往滎陽以
來召募義士世由即達此書于番官韓僕射云世由初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六十三
至洛陽人情未安有土豪范仲熊見在鄭州收管乞令
還鄉同共幹當韓僕射書即呈粘罕粘罕不樂曰范仲
熊是結連背叛不順大金之人偶已貸命不欲根治今
來高世由知其土豪當此之際却令還鄉有何意思令
元帥府上畔依此批下高世由得之大恐遂止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六十三

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十四

靖康中帙二十九

起靖康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庚辰盡二十五日丙戌

十九日庚辰康王至相州

康王發自瀋州至相州是日粘罕遣鐵騎四百自懷州
來邀截奉使車騎津人告以過河累日矣又游騎追躡
于後逢巡檢任永告吉之如津人云乃回中大夫直龍
圖閣汪伯彥知相州主管真定府路安撫司公事馬步
軍都總管緣金人人馬駐劄瀋州衛縣直相州縣之西
南不百里王寔經由伯彥領兵出迎護王入城宿於州
治正衙相人戴盆焚香遮道相慶胥相願王留宿伯彥

以相人願欲乃詣王稟曰幹離不已於十四日由大名府魏縣李固渡過河恐不得追願大王暫留審議國計王曰受命北去不敢止於中道王雲耿延禧高世則等謂曰兼程前去渡河由僅可及詰朝遂行

開封府揭榜清野指揮更不施行是日也京師既已戒嚴內外驚擾近城居民流離遷徙不絕於道軍人保甲乘時作亂劫掠財寶禁燒屋宇有城外般入居民聽就寺觀居止忽有人自河陽來報稱折彥質潰兵渡河即非金人朝廷喜聞之乃令開封府揭榜示衆曰前日北來兵係折彥質潰散人兵已招安訖所有清野指揮更不施行城外居民各令歸業是時

粘罕已渡河數日風傳與斥堠皆得其竇而廟堂諸公幸其無事堅壁清野在今日正不可緩不應輒罷仍乞以在城兵盡屯城外以待寇至使無緣遽犯城壁書降付樞密院大臣沮難竟不行是夜二更斥堠馬綱還報賊馬已渡猶未全信再遣使臣劉嗣將兵騎三百出封丘門遠探

二十日辛巳康王至磁州

康王發相州欲到磁州顧謂耿延禧曰陛下辭日皇帝云宗澤在磁州以萬五千人披城下寨次第奏勦除耳已進修撰卿至可看宗澤下寨次第奏來今日可見矣至磁州城下六七里宗澤率郡僚迎謁道左王問澤

三才上品金 卷之二十四
下寨并道上語澤云請假歸澣濯虜騎至則點集王顧左右咲知澤妄言矣磁州城外望見百餘人執兵文身青紗為衣以傘遮馬繡其鞍韉如市里小兒迎鬼神之狀者王顧怪之磁人謂應王出迎康王耳應王者磁人所事崔府君封嘉應侯者頃刻馬相就有吏呼應王揖者澤請王舉鞭答之又呼曰應王請康王行馬入至府舍正寢猶未進食吏持謁入云應王叅見澤已令於正廳設兩位具賓主儀澤懇王曰應王靈邦人聽之如慈父母焉願大王信之勿疑王不得已戎服而出吏揖應王就位二廟吏緋衣其一手相持各一手平展外向若擁應王之狀既云就坐茶湯如常禮吏贊應王不肯就

廳上馬澤前請應王上馬即退少頃應廟二將軍入謁如前儀王狗澤之請從之先是王雲自虜中使回過磁相謂守臣云虜人因糧若清野則困矣磁相從之邀近城居民且教運積穀入城磁相人皆怨雲既而虜人果以磁相清野不由是路乃由邢洛李固渡磁相人曰虜人不從此路來徒清我野毀我墻屋籍我草糧雲真細作耳及是見雲侍王將入虜庭皆馬前厲聲呼曰王雲細作欲以大王獻虜人大王勿行不如起兵先是宗澤上章言雲往還虜中習熟恐為虜人謀賣國宜勿信說上以其章付雲雲至磁乃出是章示澤且言曰何故如此因責之且訐其誕云萬五千人下寨偽取修撰到此

三朝北史卷之十四
賚無一事澤憾之因磁人之怨乃聲言雲果細作明日
將邀親王入虜庭矣磁人怒遂有殺雲意
增置都大提舉守禦使

邊報交馳風傳不一人心不定乃增置都大提舉守禦
使司官吏並以樞密聶昌領之

二十一日壬午詔罷諸司庶務專以應辦軍期
軍期方急乃詔罷諸司庶務專以應辦軍期為主

磁人殺王雲

康王狗宗澤之請乃謁應王廟廟當州之北乃入邢洛
之地也磁人疑王遂欲北去遮馬號呼泣涕勸勿往且
言虜人自李固渡過河矣宜起兵援京師馬不能前雲

懼使人告諭百姓曰大王謁廟耳非北去也衆不聽王
使諭澤使人告之乃開道謁廟澤奉玦於王王勉為一
擲而得吉兆退謁二將軍訖王就小次澤使贊呼本廟
諸案吏參澤所使人又贊云謝到頃之王欲乘馬歸有
紫衣吏二十人擗應王所乘轎神馬在後擁而前白王
應王乞大王乘此以就館舍上顧視其轎則朱間金裝
座椅及竿皆螭首施紅褥王斥之云親王奉使出都那
用此廟吏不退延禧世則同白王乞用宗澤所乘轎黑
漆紫褥郡守小官得用大王何嫌以慰邦人心王登轎
還即頃雲有親信人入廟告雲曰郡人欲殺尚書宜匿
廟中勿出雲就澤懇告祈哀甚切延禧世則先出廟見

百姓軍人持兵立兩旁延禧世則使人傳呼兩參議官
耿舍人高觀察磁人怒睨徐辨識云非王尚書也即退
延禧世則得出下馬回視之見雲之馬已為磁人牽去
雲使臣陳恩以所乘馬與雲處登甫據鞍人扶下之初
見雲巾幘擲空中頃之雲糞粉矣是日磁人入州治取
雲行橐及所賜禮物劫掠一空執雲一行吏縛捶磁人
譁不已王遣人取作亂者一人斬之梟首廟前始定雲
所持國書等及肅王府家書長主遺曹都尉書皆失之
王命收雲一行吏為王府屬內外方定 王雲澤州人
字子飛少魁運司解進士乙科又中詞學兼茂才第一
崇寧間兩掌翰苑從使高麗進雞林志徽宗甚嘉納之

擢知淮陽軍以父係元祐臣寮忠鯁言事罷之後任祕
書省祕書郎出知簡州繼領陝西漕臺公事累使金國
上令於簡州建功德寺以昭德顯忠為額作追奉之地
公初被命與主上為使即傳言于家可勤祭祀祖先更
不歸私第至死王事而不返可謂國爾忘家公爾忘私
者也公兄諱霽任右講議司編修嘗言童貫蔡京過失
坐黜海島公歲時饋問不絕後童蔡被誅淵聖皇帝復
霽官補右選种師中解太原圍王師敗績而霽沒王事
初公父名二子曰雲曰霽其意有慕唐南霽雲死于忠
義二子復皆能死於難豈其一門英風凜凜足以奮百
代而超千祀者歟 建炎元年十二月臣僚等奏伏見

三朝正史卷之四
故刑部尚書王雲於靖康元年冬從主上北使金人行
至磁州為磁州人所害自此主上復南入相州集兵為
入援之計向使無王雲之變必北去蓋天意所眷遂使
社稷有奉神人有依伏望朝廷察其累次奉使之勞身
死非辜枯骨不反實可憫憐特加褒贈推恩子孫以為
死事之勸後十二月三省同奉聖旨令諸處尋訪王雲
家屬如未曾推恩特賜觀文殿學士與八寶恩澤右劄
付故王觀文家

汪伯彥時政記曰建炎二年朝廷遣劉誨等奉使詣至
京師逗留不進汪伯彥黃潛善進呈催發上曰朕今日
看誨等奉使稽遲如此益知王雲是忠義自被命奉使

星夜出京兼程前去難得難得

二十二日癸未耿南仲使于粘罕割河東聶昌使于斡离
不割河北持書于軍前并賜河東河北兩路守臣詔

書曰昨自太上皇航海遣使請求幽燕特奉大聖皇帝
異恩委割燕雲兩路猶為不足手詔平山張覺招納叛
亡由此遂致興師今春河北路皇子即君兵馬先至城
下太上皇自省前非尋行禪位遣執政以下屢告為有
再造之恩割以三鎮酬謝又蒙國相元帥雖撫定威勝
隆德澤州高平等處為念大義已定秋毫無犯亦便班
師止以太原為界續承使人蕭仲恭輪等至報諭恩義
被姦臣反舉國動兵以援太原詔所割州府堅守不從

反承問罪不勝皇恐今蒙惠書兼來使楊天吉王芮撒
 离母疏問過惡皆有事實每進一語愧仄愈增今日之
 咎自知甚明今准黃河為界貴國兩朝安便所有蔡京
 身亾王黼童貫已誅馬擴不知所在吳敏涪州安置李
 綱葭州安置張孝純見知太原詹度湖南安置陳廟諱見
 知中山其中有係在遠不知去處便當根逐一依來命
 今遣門下侍郎耿南仲同知樞密院事聶昌賚送詔命
 令黃河東北兩路州府軍縣人民悉歸大金仍依來示
 一一專聽命不敢依前有違已立信誓今乞早為班師
 以安社稷至懇至願白詔曰詔河東河北州軍勅官吏
 軍民等頃者有渝盟約致大金興兵朕初嗣位許割三

鎮以酬前恩偶緣姦臣迷誤三府不割又聞大金功臣
 再致興師使河東河北之民父子兄弟暴骨原野夙夜
 以思罪在朕躬今欲息生民鋒鏑之禍使斯民復有太
 平莫若割地以求和講兩國之好是用河見今流行以
 北河東河北兩路郡邑人民屬之大金朕為民父母豈
 忍如此蓋不得已雖居大金苟樂其生猶吾民也其勿
 懷顧望之意應黃河見今流行以北州府並仰開門歸
 于大金其州府官員兵人即依軍前來書許令放回南
 金地速依令敕勿復自疑故茲示喻想宜知悉冬寒汝等
 各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范致虛被受聖旨總六路帥臣應

援王室致虛先遣總管杜常取問路入京又遣夏淑護諸陵原

金人過汜水關汜水關在汜水縣西粘罕自河東入寇河東澤潞州官吏多棄城走西京王襄已被西道總管之命治兵勤王河陽燕瑛亦屯兵以守河為名皆棄其所治而走於是士庶携老提幼適汝穎襄鄧逃避者莫知其數粘罕渡河乘勝陷河陽及西京執京西南北路都轉運使時道塵使擔糧道塵辭以不能遭小番以杖擊其頭面初道塵出入騶從呵唱三里人見其擔糧遭辱皆嗟嘆之是日午後復閉門聞奏金人已過汜水關西壁掛甲上城四壁差提舉官東壁孫覲西壁安扶南壁李擢北壁邵溥每壁三萬人差部將小使臣等七百員孫傳都提舉王宗澁都統制劉延慶范瓊統材武人分四壁

金人次陳橋京師戒嚴

殿前司遠探劉嗣還報金人已次陳橋且云被金人掩擊殺傷者踰百人餘衆僅得脫而歸始倉皇而計無從出矣京師戒嚴恐民居驚擾不言金人已犯王畿乃下令止以防秋為辭命保甲軍人百姓僧道等上城守禦同知樞密院李回罷

李回守河奔還京師遂罷之

康王還相州

三朝北盟金 卷之十四
王在磁州知相州汪伯彥據探馬回報金人鐵騎約有五百餘人自衛西來直北借問康王遠近虜執村人為鄉導望魏縣路前去虜情料康王行程必過李固渡故往徑追襲伯彥亟作蠟書馳騎二人前去磁州請王回相州曰昨日大王既發相適磁夜向三更本州之西火炬連接二三里照耀不絕伯彥亟遣馬騎走探至黎明回報金人鐵衣五百餘騎自衛縣大寨西來一路訪問大王前去遠近虜執村民為鄉導望魏縣李固渡稍截大王大王儻自磁州而東趨李固渡則魏縣虜寨在焉不可踰越或自磁而東北趨王俞渡則戎兵輕襲其後皆不可濟孰不為大王危之此其不可追一也幹离不

師衆已趨京城下大王衝冒風雪徒御奔波道路顛沛難以襲逐萬一追及不惟計議已失機會決又如前時質大王於軍中計無所出為之奈何大王不若夙駕回相州稍圖起義牽制金人以副二聖維城之望為策之上渡河而東則無策矣此其不可追二也區區狂瞽嘔心瀝血實為國計專差騎兵二人馳蠟書仰干王聽惟大王圖之即差武翼大夫劉浩領兵二千人馳騎請王亦會耿延禧高世則請王還相州以俟遂飭徒御出磁州城逢劉浩人馬至護王南轅伯彥躬領親兵一千人至安陽河迎接命延禧草奏具言奉使至磁而民殺王雲又聞虜馬南渡臣等回相州以俟聖裁即遣一介持

三朝北盟金
卷之十四
蠟書入奏

二十三日甲申斗星不見

吳革乞起陝西兵為京城援

初太原陷朝廷遣閣門宣贊舍人吳革奉使金人軍中見粘罕庭揖不拜責其貪利敗約氣勁詞直虜人動色為追回攻威勝之兵授書而還革備得金人情狀既歸報宣撫折彥質請于朝廷備河南十月有旨召革赴闕至是登對上問割地與不割利害革曰金人有吞箭之誓入寇必矣乞措置邊地起陝西兵馬為京城援不復議和遂遣革使陝西勾兵委同諸帥臣講武備

二十四日乙酉河北西路提點刑獄王起之河北西路提

舉常平楊淵河北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秦百祥赴相州叅康王

王起之楊淵秦百祥先被旨差在黃河之南防托黎陽縣駐劄時濬州移治在黎陽縣起之淵百祥輒離駐劄地分詣相州叅王王訝其擅離職事初不接見三日三至乃見之起之等留相州久客食州郡使監司人人如此緩急之際朝廷何望耶

二十五日丙戌金人遊騎先犯京師

城上保甲作亂殺辛康宗
統制官辛康宗御衆稍嚴是時軍政不肅兵民皆驕不能制御士卒不樂康宗之嚴誘百姓作亂於宣德門擊

登聞鼓請誅康宗初康宗以賊兵去城遠止兵卒不得發箭恐為賊拾反資賊用有一軍士無故向空射箭康宗呵叱之軍士因倡言辛太尉是童貫親戚不使城上射番賊故欲番人上城百姓喧騰皆倡此言紛不可止衆各上城擊殺康宗朝廷不能禁亦不窮治自是四壁皆姑息而號令不行矣初百姓上城守禦既而城中多捉姦細城上百姓亦疑守禦官為細作朝廷惡其紛亂不已乃盡令百姓下城以京畿提刑秦元保甲萬人代之

宣和錄曰先是金人未渡河京城苦寒日者王俊民上言可借春以召和氣詔從之遂迎土牛且令軍中易張青旗以應木德仍自東壁始辛康宗時提舉東壁於倫輩號持重務整紀律士卒厭苦之或諷百姓康宗反矣不然何以易旗幟衆不知其情乃趨宣德門聚數千人輿登聞鼓置東華門搥擊號呼宗尹及彈壓官皆不能制衛士自樓上射之衆驚走遂趨城東擒康宗殺而磔之并部將十數輩皆死至晚稍定彈而推其尤者一二入斬之

曹輔為簽書樞密事陳過庭為中書侍郎馮解為尚書左丞孫傳為尚書右丞

置守禦使副以下官

京師諸軍自數年燕山之役出戍河北河東或留邊或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六十四
潰散而在京衛士上四軍効勇京東西路弓手等七萬人殿前司以諸營兵萬人分作五軍左中前三軍姚友仲統之右後二軍辛永宗統之前軍屯順天門左軍中軍屯五嶽觀右軍屯上清宮後軍屯封丘門以備四壁策應每壁置增提舉官一員統制官一員東壁辛永宗南壁高材西壁張撓北壁劉衍以孫傳為守禦使殿前指揮使王宗澆為守禦副使郭仲荀盧益為提舉守禦司幹辦公事又以劉延慶提舉四壁以劉鞏副之每壁以文武陞朝官宗室一員為同提舉每門以宗室環衛官一員以司啓閉又諸門置彈壓統制者不可勝紀京師大而兵寡少倉卒之際四方兵將不至無以守禦捍城乃以武舉及試中絕倫人先補官守禦又選在京稍習材武人數擇太學生有策畧之士百人借官上城猶以兵寡為憂乃召募壯士効用敢勇戰之類其目不一皆分門禦捍又王健請置奇兵朝廷從之以健為統領官何臬提領召募奇兵又有召募忠義兵者孫傳提領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六十四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六十四

文

官同察野西召募者共六百召募者共六百召募者共六百

官同察野西召募者共六百召募者共六百召募者共六百

官同察野西召募者共六百召募者共六百召募者共六百

官同察野西召募者共六百召募者共六百召募者共六百

官同察野西召募者共六百召募者共六百召募者共六百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六十五

靖康中帙三十

起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丁亥盡三十日辛卯

二十六日丁亥王瓊鄭建雄以兵八千來勤王

王瓊歷官中山府路馬步軍副總管嘗從种師中戰金

人於榆次至是京師受圍瓊以兵勤王朝廷以為京城

巡檢上賜白旗書忠勇二字以旌之

孫傳為同知樞密院事李回為尚書右丞

詔安慰軍民

詔曰朕遣使通好交馳道路而敵勢不已憑陵侵犯緣

將帥未能協心遂使一歲之中郊畿再擾然朝廷豈以

三朝士顯錄 卷六十五
地與人已召諸鎮兵入援拱衛王室在京軍民宜體上
意無為驚擾金人將至市井傳播之言不一軍民洶洶
不安或倡言軍人欲殺內官者由是內官不得上城傳
宣者以黃旗為號或以謂軍兵輩欲乘間搔擾朝廷患
之百姓再被圍城人情驚擾乃下是詔

殿前指揮使王宗濞薦拱聖副都頭郭京可以擲豆為兵
且能隱形今用六甲正兵得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可以破
敵臨敵正兵不動神兵為用所向無前

殿帥王宗濞驕慢無識聞而異之薦京可以成大功是
時唐恪為宰相見京而折之曰老兵兒戲果能了否京
不能答詳群臣議論不一數日恪罷用何臬為宰相與

孫傳諸大臣亦幸其術之可用乃以錢絹數萬令京自
招兵於市旬日之間數足皆游手不逞之徒京自副都
頭授武畧大夫兗州刺史統制六甲正兵屯于天清寺
以六甲正兵標于大旗有薄堅者能用捍棒在街市作
場京取以為教頭京城居人不論貴賤老幼無不喜躍
皆以謂天降神人佑助滅寇唯有識者哂之為之寒心
又有還俗僧傳政臨者謂之傅先生獻策畧自言能退
敵願得募兵朝廷從之賣藥之劉宋傑及商賈伎術言
兵機退敵募兵而身為其將者甚衆

詔置功賞司 詔曰朕詔爵賞以旌天下戰士實無吝惜
緣有司推行未至致士情紛怨歸咎宰執朕於尚書省

置功賞司專委官吏第別高下無或留滯咨爾軍士重
念我祖宗創業幾二百年涵養汝父祖族屬恩德至厚
艱難之際無或二心凡有侵犯宜體國念家併力殺拒
以稱朕意春初守禦有合被恩賞未曾推行者軍士於
城上發怨言歸罪宰相唐恪朝廷聞之乃下是詔
少宰唐恪罷尚書右僕射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
先是唐恪建言金人今冬必來勸上為避狄之計乞早
幸洛陽或幸長安召天下兵然京師諸軍懷土不肯去
乞速召四道總管扈衛而行上以為然而領開封府何
臬奏事上以恪之言問臬曰雖周室東遷不如是之甚
譬如不肖子盡挈父祖田宅而鬻之而左右之人亦皆

不欲遷次日上激怒曰朕當死守社稷恪力請罷相遂
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講罷侍御史胡舜
陟上言臣十一月十七日奏狀條具備用十事其一云
今大臣皆非其人唐恪聶昌尤務為姦非虛言也皆有
竇狀請為陛下言之恪天資貪猥素無行義知滁州日
貪汙之迹尤著在任委屬邑買木不償其直舟載至和
州蓋宅凡瓦竹之類悉自滁往匠人役夫皆滁兵也以
充私用當時為臣僚所論遂罷州事其後蔡京復拜相
引為刑部尚書京罷相出知潭州今春已參預政事邊
防大計自宜與宰相協力有為若宰相強復自用當以
畫之方告于陛下安可坐視伺其敗而奪其位自為謀

則善矣豈不誤國乎及恪為相至今邊事亦何所措置
不過如徐處仁吳敏充位而已然亦不若處仁之不為
姦也恪之智慮但長於交結內侍盧端王若冲與之密
交凡諸摯御皆以欵叟呼之比召李穀至中書議事聞
穀之言徐以手握穀之帶曰至道處置安有錯者諂奉
百端吏皆鄙咲凡內侍送御封文字至其家無不解帶
促席深相結納臣頃侍班上殿親見恪與內侍昵昵耳
語久之而不已自昔宰相為姦必先結宦官刺密旨以
中人君之欲又使之延譽稱美以固寵位唐之李林甫
近世蔡京王黼皆用此術正人端士肯若是乎詹度燕
瑛胡直孺皆天下之至小人恪黨庇之臺諫交攻不肯

施行聞嘗受度瑛直孺貨賂故曲庇之恪本州縣俗吏
素未嘗識賢士士亦耻與交游故今日所由庸陋貪墨
之人省部即官尤為冗襍獨任私意遂廢資格然恪言
偽而辨能反是為非譽邪為正昔在蔡京門見京與其
子儵論時事而各為語言士大夫皆道之以為口實此
少正卯之徒聖人所必誅者徃徃在陛下前言語反覆
前後不一如近日棄地與不棄地皆自其口出大率言
行皆效蔡京如近議三鎮不欲出於已令集百官廷議
及百官議上即陽言不棄地以議棄地者分為三等此
與京分書為三等無異京以上書分等寘之重典以杜
天下之口而肆其姦今恪又欲以三等罪士大夫適事

三朝北畧卷之五
勢迫切不可不與地而姦計不得行使虜勢稍緩士大
夫得罪者多矣朝廷復有大議誰肯直言此亦杜天下
之口而肆其姦也若廷議之後急遣行虜兵亦不至河
豈有求河為界之事虜兵未嘗求輅冕尊號即急與之
其不知機如此此可任天下之重乎自夏以來所用以
為宣撫者提兵而出係國安危李綱李彌大折彥質士
大夫皆知其不可恪豈不知之而不言聽其敗事
豈為國之心哉以天下之大固不可盡責其擇賢太守
如河東數郡及懷衛河陽鄭不能擇忠義有謀者守之
使虜長驅如入無人之境守河以護都城亦不擇人而
用之使兵望風而退汜水關之險密邇都邑亦不預為

之備今京城守禦疎畧兵將無所統一人情不能安堵
則宰相安用哉其無所能解可見矣但知為姦不勝國
事豈不負陛下寵任乎聶昌則姦人之椎小人之尤凶
暴者因陳邦光引為蔡京之客在京之門專事口語輕
軒事機而京尤善之不次擢為戶部侍郎未幾尹京欲
為蔡京中傷王黼反為黼所中而罷居鄉郡倚州縣之
勢奪豪人之田宅州縣請託招權納賂無所不至為臣
寮所論責居湖外蔡攸方圖為宰相以昌凶悖可用遂
召至闕今春士人伏闕昌為尹詣太學謂諸生曰王時
雍欲盡殺公等而昌勸之遂已豈不見時雍親戚皆請
假去乎以虛言悅士人而士人因上書薦昌為樞密者

甚多昌之詭詐不情大率類此撫州范世英訟昌奪其物業昌曲法編管世英行三程而卒使管押之人害之也復追世英之父興祖禁府獄雖有指揮送大理寺而昌不發遣使大理官就官推勘自有刑獄以來豈有是事若事理直何必留府昌欲害世英三世而報怨慘酷如此豈有仁心哉閤門祗候陳申昌怒其教世英作狀追捕繫獄毒楚備嘗鞭兩股皆爛百姓左右皆為世英送食昌以事誣之痛決至死刑之冤濫一至於此豈無怨氣傷天地之和致上帝之怒乎江鋒昔為撫州教官與昌有隙鋒比至都城輒差人押出門開封捉事使臣范振受贓三百千大理勘正編管昌乃留密院生殺予

奪之柄皆在昌手殆不復有朝廷矣蔡京童貫愛婢皆畜於其家貫有名馬有指揮令昌取納乃送太僕寺因賜取為已有方軍興用度不訾之時開封有錢宜助國用昌乃請萬緡為私費嘗為臣寮所論守禦司寄姓名如術人柳彥輔號知足道人者與官寄名緩急之際何賴焉今日募兵尤為急務諸路差人召募皆昌故舊輕薄小子姓謝丁者是也布衣與官不問能否各與官告數十道使之妄用京城望兵如渴思飲昌乃以為私恩豈忠純體國者哉李平西庸陋不材家有美婢而昌悅之引為少尹復使之權樞密都承旨方用兵之際承旨豈容不材者居之唐恪知昌姦雄可畏牢籠使為已助

昌知恪有力亦深結之士大夫目恪昌為死黨朝廷有
此二姦所以政事不修威令不振人材無一可用將士
莫肯用命不足怪也奉聖旨唐恪除觀文殿大學士中
太一宮使
汴都記曰唐恪為相恪俗吏昏懦無能軍民且欲擊之
馮澥對上曰陛下以曹司為宰相指唐恪所由為樞密指
聶事將奈何聶事將奈何
靖康小錄曰唐恪夜出百姓拋瓦打破燭籠上知之以
為失人心遂罷恪

二十七日戊子中書舍人孫覲狀論侍御史胡舜陟遷都
事乞賜開納

今月日本省送到侍御史胡舜陟奏乞遷都奉聖旨令
舜陟分析臣伏見舜陟實有區區愛君國之誠心而辭
不達不動以感動聖聰臣詳味其言推原其用意蓋謀
臣議士先見之明為宗廟社稷萬全之計不可不察也
今春幹离不擁衆數萬長驅而至陛下疆圉之臣州縣
之吏防河之兵望風逃散無一人致忠効命與之校者
遂至京師如踐無人之境劫寨之敗一軍盡覆將官姚
平仲跨一駿馬遁去群胡初不料堂堂中國之大而技
止於此也今聞幹离不將由河北粘罕亦由河東舉國
大入以臣料之士馬之衆必數倍於前日陛下宿將如
种師道已病亡种師中為許翰以逗留督戰日受三四

檄不堪其辱赴敵而死太原之圍李綱頓兵懷州千餘里外不能救亦已陷沒李彌大妄殺立威誅勝捷統制官張師正一軍反側散去為盜山東淮南兩路為之騷然臣承乏直學士院被旨選祝冊禱河神望其冬三月河流不冰復有獻計者宜聯數百艘宿火其中可謂兒戲而郭京者獻六甲法欺給朝廷尤為妖妄臣在都堂客次適與京遇因問京曰學士院中書後省街司十數輩盡投六甲兵去矣此市井小兒豈堪戰耶京曰只要他拾蕃人頭耳臣又問曰用誰斬蕃人而使此輩拾其頭京不答而愠怒發赤是時翰林學士承旨吳玠給事中安扶中書舍人李會李擢在坐聞京之說相視太息

而大臣又論奏侍從官妄議沮軍悉差上城分守四壁朝廷所以備敵者設措置之方如此則舜陟建遷都之議不為過矣今有千金之子一聞盜賊入境左提妻右挈子群趨疾走以紓一旦倉卒之變而不顧其家况今夷狄以百戰百勝虎狼之師鼓行而至進無禦其前退無躡其後乃欲禱祠鬼神尊信妖妄使萬乘之尊端坐九重以須其來危孰甚焉萬一有如王芮之言兩軍既至王城外州縣聚落燔燒五百里掃蕩一空則孤城歸然獨存亦何以為國昔者大王不忍鬪其民避狄去岐百姓歸仁文武之興子孫傳世八百餘載伏望陛下審彼已奮神斷視強虜之勢方張如彼而朝廷禦戎之備

如此不憚旬日之勞從建別京圖萬全之策如舜陵之
議特賜開納天下幸甚

二十八日巳丑南道總管張叔夜以兵一萬三千人前來
勤王

初張叔夜以南道總管統集京西南路荆湖北路之兵
十四萬八千將赴京師而朝廷以議和止之散兵分屯
庚辰復承召兵之命倉卒間得兵一萬三千其子伯奮
為前軍仲熊為後軍自為中軍即日進發行至潁昌府
值西道總管王襄領兵南道叔夜見襄曰公何往邪叔
夜曰金人在郊甸主上坐席不安欲以兵勤王襄曰賊
兵甚盛不可往也叔夜不以為然率襄同至闕下襄不

聽叔夜乃自潁昌與金人十八載城下屯于玉津園

二十九日庚寅駕幸京城東壁

上小帽乘馬衛士環甲或袍笠而從撫勞將士軍兵增
秩賜帛有差

三十日辛卯承務郎安堯臣上書

書曰臣謹昧死裁書獻于陛下臣觀陛下續承之初首
用吳敏為右相使之代天理物而制曰定禁中之策靖
我家直且上皇始厭萬機內禪于陛下天性至孝感泣
退避慈諭數四方即大寶此乃天命人心咸有所歸敏
何與焉當制學士非敏之黨而何敏蔡京門人也京之
父子既幸脫於鼎鑊京之黨亦未加誅戮其門生故吏

與夫黨與之枝葉又且磨牙搖毒尚居要津者實敏為之援昔人以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其敏之謂乎繼以徐處仁為左相處仁之材固優於治郡而未聞有宰天下之能入據公輔之任方虜騎侵軼天下可謂多事矣碌碌居位無所建明其所薦拔亦無出其右者昔人以案牘之才不荷棟樑之任其處仁之謂乎耿南仲何稟二子書生也平居高談闊論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而不知所守置之翰苑可也若使之輔佐英主安國家定社稷實非所長其連茹彙征可不論而知也中書門下王政之所由出也天子所與論道經邦者也職在統治百官以參佐機務開掌出納命令之重陛下發號

施令舉措云為有悖於理而礙於法者當封駁論列則事無過舉今以趙野之徒為之野性齷齪但知奉行陛下詔旨而已必不能為陛下執奏于前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庶乎陳善閉邪引君以當道也其所引類又當如何非特此也下至省臺寺監遠及監司帥臣與夫郡縣之吏尚書習宣和故態咸以欺君罔上背公營私持祿保位既得患失凡蠹國害民之風莫之能革而務以委靡軟熟之辭上惑聖聰是則掠美於己非則歛怨於君曷嘗有致君之心憂天下之志面折廷爭如南衙群臣者哉馮澥可謂剛毅守節矣方崇觀姦臣用事之際奮不顧一時之禍以拂人主之威當時有

三朝北盟錄 卷之五
識之士以為美談自陛下擢為諫議正國多艱天下之士翹首跂踵冀解日以忠言進於前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以全令名以利天下累月之間不聞建一大計定一大事成一大功徒聞與楊時是非熙寧元祐之學而止耳則政事闕失生民携貳陛下何由而知之其它庸庸之徒可不問而知也自古王者重乎謹始故易有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戒仲尼亦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是以養鷄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植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良有以也頃者陛下當敵國來寇則納李昉鄭望之李鄴之徒割地謬計命李邦彥主和議復與之盟以紓目前之禍洎敵人退師口血未乾則又納庸人之

議命种師道姚古种師中往援三鎮謂祖宗之地寸土不可與人但保守陵寢所在誓當固守頃緣姦臣誤國敗累朝不渝之盟致虜騎憑陵宗社傾危陛下誕布惟新不忍生靈重困鋒鏑遂捐金帛割土地復講累朝舊好既盟之後虜情頗悟前日之非遽爾退師執政大臣曾不歷筭周思復營誤陛下失信於夷狄夫前日之渝盟與今日之失信利害較然明矣臣固知為此者非賢人君子有愛國憂君之志據忠憤以為宗社大計也乃姦凶之黨尚懷蠹國之心必欲傾覆神器而後已此臣所以中夜思臨食而懼深為陛下寒心也且胡雛之犯中國也宇宙腥羶雖三尺之童皆知一戰而却

之乃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奈何陛下將相大臣半為
姦黨遺類陛下雖欲奮然有為無股肱心膂之寄可任
以大事是以虜日益驕雖金繒數百萬而猶未滿其意
乃割三鎮之地以奉其兩大欲然後快其心陛下豈得
已哉陛下既已與人又且悔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
殘害吾民使吾民肝腦塗地則祖宗二百年之基業莫
之能保而陛下九州四海之廣將被髮左衽矣况陵寢
乎致此之咎當誰使執臣意陛下三月十六日詔書今
已誕布天下久矣為夷狄謀者必曰上皇委任姦臣致
我師興無亡矢遺鏃之費得金繒數千百萬三鎮二十
州之地遂從其請再講舊盟今師未旋踵而陛下已失

信必姦黨未去復有此議不若乘此渝盟之釁以令大
軍逮高秋膠折塞上草衰擁彗弓之虎士馳控弦之戰
馬南驅而去我當百戰而勝彼將不戰自屈則我之所
得豈特金繒數千百萬三鎮二十州之地而已彼之所
謀誠如是則陛下何苦惑邪論而較小利哉昔人為見
小利則大事不成深可戒也臣愚為今之計陛下當明
詔有司將前日奉使許地李柎鄭望之李鄴元主和議
李邦彥與夫今日建議悔約大臣及姦黨遺類大正典
刑梟首以謝天下以示敵國乃擇智勇有謀之人使出
使疆外講三國之歡陛下當且含垢忍耻捐三鎮之地
資其強大恣其貪嗜驕其志氣彼必謂吾無術終莫能

制之將足已不問暴虐自肆荒淫無度其亡國可立而待也然後陛下內選相臣以立法度求民瘼修富國之政務強兵之術外選將臣以備征伐訓兵積粟修守戰之備務禦戎之畧假以歲月輔以天時合以人事乘離人之有釁爰赫斯怒備乃矢鍬乃戈矛礪乃鋒刃英謀電發神筭風馳如決大河潰蟻壤不折一矢不遺一鏃掃清沙漠彼時稽首稱藩挈地以還陛下則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母子咽哺川塗無犬吠之驚黎庶亡干戈之後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雪上皇積年之耻以示陛下大有為之志豈不躋歟

粘罕幹离不以兵至京城

金人之兵粘罕自河東入幹离不兵自河北入兩路同日
至京城下共約十萬衆其間多掠西河之民充數於其間復虜近京之民運石伐木造攻城之具執役者甚衆幹离不叱於劉家寺粘罕叱於青城四壁皆分置小寨圍閉周密不以數計旗幟人物公然往來於郊野間守陴者皆有懼意先是中官李諱自四月間領京城所修治樓櫓城壁準備北壁不備南壁西水門而東水門猶不為備十日間上按砲於封丘門外祖宗以來大砲數百座皆在門外官司令民清野而獨不收砲坐為金人所得用為攻城之具大理少卿聶守獻言請決蔡河汴河水合灌摩訶崗摩訶堦者前金人下寨之地也地

勢卑濕既為水灌注金人乃盡占阜高之地為營種師道為同知樞密院事也聞真定太原皆陷防金人渡河以檄召南道總管司勤王兵十四萬八千陝西制置司團結兵十二萬各起發于京城外下寨制置使錢蓋南道總管張叔夜統兵赴闕然而師道死聶昌為同知樞密院事唐恪耿南仲專務講和乃諭昌曰今百姓困匱調發不繼養數十萬兵於京城下財用何以給之今朝廷講和不務用兵使金人知朝廷集兵闕下志不在和豈不激怒乃以文止陝西南道之兵者止謂防緩急今朝廷見與金人講和仰兩路之兵各准備器甲口食不得妄動如已起發即却於元來去處分屯叔夜錢蓋領兵起發得檄遂分散兵馬陝西者往秦鳳熙河分屯南道者往均房安復分屯金人至城下四方衛士無一人至者

趙子崧蠟彈奏狀

本府自十一月二十四日後來不京遞道路隔絕賊馬出沒不測西道總管南道不知下落胡騎至本府城下臣見竭力守禦仰念至尊在都城四面隔絕痛激五內見竭力守禦自六月後來奏報下蒙施行今日果見危急輒募人齎此奏知臣獲得姦細通說敵志甚大乞聖斷審應毋輕信誤國之言乞回降平安指揮以安民心臣不勝哀鳴之至

三朝北盟錄卷之六十五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六十五

本自十一月二十四日對來不京與自統兩路相與

敵于燕京

其時金人至燕京不四子衛士無一人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六十六

靖康中帙四十一

起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一日壬辰盡十四日乙巳

閏十一月一日壬辰朔駕幸京城南壁

上幸南薰門詔用太祖故事儀衛務從簡便以障泥乘馬乃除道馬行泥淖中或穿巷循堤而行躬擐甲胄登城民皆感泣及食時却去御膳取士卒食以進支賜有差准備差使猶二十千文武畿七千負所用不可計其衛士對御血戰者賞猶厚

遺史曰車駕幸京城南壁撫勞士卒如前已而幸宣化

徒步登拐子城親視虜營悉屏侍衛惟內侍數人從偶
雪作泥滑身被鐵甲步履如飛上在南薰門下張叔夜
領兵于城下起居軍容整肅上喜之命移軍入城叔夜
遂與吳革偕入城加延康殿學士內外兵馬都總管即
城樓命取宰相何臬笏頭金帶以賜之叔夜言郭京狂
率必敗事請因金人營壘未全率諸將擊之其敗可必
上不從初吳革以王命使陝西勾為京城援既出城遇
虜騎已犯關革行不能進知叔夜自潁昌入援乃會合
叔夜戮力轉戰至遂同叔夜入城革面奏乞量差兵馬
奪路赴陝西叔夜固留革克制統官京城四壁共十萬
人諸將募戰士市中黃旗不可勝計應募者悉庸常寒

乞之人無鬪志詔五嶽觀上清宮等屯衛以備非常數
遣使懷蠟間行出關召兵又約康王及河北守將合兵
入援多為邏者所獲統制范瓊於陳州門外披城屯
兵數千京畿提刑秦元集保甲三萬先請出屯自當一
面朝廷不從虜兵薄城又乞行訓練乘間出戰元所教
保甲雖六七萬人然怯懦無實用常有五千餘人聚食
朝陽門外相持六七疾驅其前衆遂弃
兵潰走賊亦知我之虛實無所憚矣
奇兵作亂

遺史曰城中百姓疑城內外姦細亂收捉良民斬首歐
擊至傷者不可勝數樞密承旨王健下京畿弓手尹奇

者疑使臣十餘人為姦細鼓衆殺之并歐健內前大擾
殿帥王宗濂引兵收捕斬數十人乃定健創置奇兵遂
為奇兵統領官而何桌領之有識者莫不以為笑蓋自
古兵法皆臨機對敵奇正相變無非正兵也出奇用之
則為奇兵耳未聞預以奇兵自名者况未嘗出奇何奇
之有
大雪
門下侍郎何桌除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檢校少保鎮
海軍節度使充上清寶籙宮使劉延慶除檢校少傅
二日癸巳幸京城西壁
車駕幸京城西壁勞士卒悉如前上鄭門南道總管張

叔夜兵四千在城下詔以叔夜為延康殿學士駕登鄭
門以馮澥與蕃使自前來故也范瓊劫寨者回獲級數
百東水城築夾城

金人攻善利門

金人攻善利門告急姚友仲選五軍中神臂弓硬手一
千五百人策應

三日甲午幸京城北壁

上幸京城北壁撫勞將士如前凡四日巡幸每巡壁不
進御膳命取士卒食食之復以所進膳餉士卒人皆感
激流涕自初巡壁雨雪交作四日未嘗止上小帽身披
鎧甲而殿前指揮使王宗濂紫袍執骨朶以從見者皆

切齒皇后親用內府幣帛與宮嬪作綿擁項分賜將士
人各酒卮一自統制以下其賜有差兵士得擁項有以
手執之戲語者曰雖得此奈渾身單寒何識者聞之為
之蹙額

金人攻東水門
金人攻東水門矢石飛注如雨或以磨礮及礮礮絆之
為旋風砲王師以纜結網承之殺其勢又門裏跨河築
月壘以拒之晚攻東水門甚急遣數人縋城禦之燒毀
其砲架五驚車二然砲架所存者尚七座其未立者不
可勝計

金人攻通津門

金人攻通津門甚急姚友仲領前軍將副部隊一千人
策應軍兵有下城接戰者殺傷甚衆

東道總管胡直孺與金人戰于拱州敗績被執

胡直孺自應天府以兵一萬來勤王至拱州與金人遇
兵敗被執金人以直孺示于城下且言曰援兵不可來
矣來則必敗如胡直孺者是矣都人聞之懼

四日乙未金人連東水門陳州一帶下寨

自後日攻東水門粘罕兵薄南壁與醴泉觀相直虜能
以利誘謀者反効以情賊初到即力攻東壁通津門拐
子城時劉延慶頗練邊事措置獨有法遇夜即城下積
草數百藝之以警時有獻議置九牛砲者雖礮磨皆可

放東壁用之霄碎其雲梯詔封護國大將軍賊知東壁不可攻於是攻南壁以洞子自蔽運薪土實護龍河河初決汴水益深至是皆冰合賊又為梁安機石矢石不能及日攻東壁門賊卒攻斬南壁賊即棄賊時直攻孫傳夜宿城上初何棗孫傳議賊之再來正緣去歲結和和厚賂今不可復唱和議又苦無兵以戰乃闔門堅守以待四方勤王之師時京師兵不滿十萬而勤王之師迄無至者未幾東道總管胡直孺為賊生得執以示城上都人益恐

東壁提舉官孫覲上何棗劄子乞免提舉某承乏侍御史適遇胡稱兵犯闕朝廷憤然方議討除某奏言和戎之

利太學諸生陳東等嘯聚群小伏闕下請用李綱某疏論以為怙衆作亂不可長王黼以誤國戮死而召蔡京歸賜第某又論蔡京稽誅合行貶竄吳丞相大怒以某妄論伏闕罷侍御史責守和州纔數月吳相亦以黨比蔡氏罷去某蒙恩召歸西省遂贊書命又會虜使王芮請三關故地奏事殿上言辭不遜唐丞相操兩可猗違不決某疏言三關雖河朔重地事急矣且斷然割弃紆一時之急以俟後圖唐丞相復大怒令守城東壁某非病狂喪心者既觸吳相李樞之怒得罪去矣今又忤唐丞相斥守東壁以人情計之豈所願欲也哉然自古夷狄衰弱則事中國中國厭兵亦和戎夫豈其情蓋不得

已耳漢高帝平城之耻呂太后媢書之辱豈不能一戰
終不肯以一朝之忿遺子孫數世之憂寧含垢忍耻置
之度外而不與校今疆胡乘百戰百勝之威進薄城下
無所憚畏設有良將精兵可以勦除而宗廟社稷所在
譬猶隋珠彈雀未可輕動又况無將無兵乃欲張空券
以搏數十萬虎狼之衆某區區進和戎之議不為過矣
蔡京當國二十餘年以紹述先政劫除上下元臣故老
屏廢殆盡交結閹寺引汲群邪罔上欺君窮奢極侈網
紀蕩然公私空匱一時得位者更相視効以階禍變而
吳相方欲召還賜第以為謀主臺諫烏得無言陳東伏
闕召亂其事已見內之京師百姓殺統制官辛康宗外
之福建軍士殺帥守柳廷俊堂陞陵夷難乎其為上矣
今者粘罕圍西南幹离不圍東北王芮之言又驗矣某
之意盖欲權福禍之輕重捐三關以為款兵之計何足
深罪而斥守東壁方天下晏然無事之時侍從官犯忤
宰相小者褫官奪職投棄散地大者除名削籍流竄嶺
海而宰相安坐廟堂固自若也某仕朝廷十年以文字
為官常言語為職業一言逆耳令冒矢石抗疆寇於城
堦之上設有敗事某不過一死而唐丞相亦欲如曩時
諸公安坐廟堂取一快之適哉是亦不思也辛康宗既
死有旨犒賞軍士有司方詣左藏庫支請未至而唐相
以某不時支散奪三官為承務郎意欲嫁怨使某復為

一康宗豈不恭甚矣乎今自知不任釋位而去非相公
外有禦戎之長策內有保國之遠圖必不肯與之任莫
大之責於此時也某以眇然一書生豈可使之駕御群
黥守衛城壁相公盍擇一勇悍之將諳練軍政者使某
受代而去不然一旦誤事非某一人之休戚也

五日丙申吳革議出戰之策不從
吳革累出兵城外下寨使虜人不敢近城且通東南道
路又密具奏乞選日諸門併出兵分布期會為正兵為
牽制為衝突為尾襲為應援可一戰而勝虜人以我為
怯若擇利交戰被固出不意戰勝氣倍以攻則壯以守
則堅以和則固上以衆情惛惛言多先入竟不出兵

六日丁酉太學生丁特起以金人攻通津宣化二門甚急
上書乞用兵不報

乙未丙申丁酉金人攻通津宣化二門甚急朝廷准以
兵隨宜應之且猶冀和好可成故未有決用兵之意丁
特起見其勢危甚乃上書論列以謂金人有三可滅之
理而用兵有五不緩之說書奏不報 金人犯關幾旬
日見朝廷未嘗用兵攻城日急而善利門通津宣化門
猶為緊地箭發如雨中城壁如蝟毛又以大磨石為砲
檣樓有摧毀者姚友仲於三門兩拐子城別置兩圓門
走馬面三十步許砌以磚石中間小圓門如城四圍復
置女牆迎敵自圓門出入不日而成所賴以固先是術

者言京城如卧牛賊至必擊善利宣化通津三門善利門其首也宣化門其項也通津門在善利宣化之間而此三門者賊必攻之地後如其言大臣雖預知亦不以為意

七日戊戌高師旦及金人戰于城下被殺王宗濇遣殿前司牙兵千人下城與金人接戰統制高師旦死之是日姚友仲正策應南拐子城躬率將校督戰凡數合賊勢稍沮復修砲架攻城之具上益不輟御筆范宗尹首議割地今戎馬再至使朕失天下人心先次落職

八日己亥蔡京第火

是日蔡京第火其光亘天民居隣屋無犯明日士庶觀之宅焚而不及鄰宇人皆欣快

詔毀良嶽為砲石

是日詔毀山石為砲石百姓爭持鋌斧以擊鑿毀之也九日庚子金人攻善利門通津門姚友仲以兵禦之

是日金人復於護龍河疊橋取道友仲選銳士盡力禦之分布床子弩九牛弩大小砲坐又於城上絞縛虛棚人立如山箭下如雨虜橋迨晚不能寸進乃棄橋益造火梯雲梯偏橋撞竿驚車之類

宣化門告急姚友仲領兵守南北拐子城所以不捍禦水門不可遽犯故急攻二拐子矢石如雨樓櫓皆壞

張叔夜除簽書樞密院事與孫傳同共措置四壁守禦依
舊南道總管餘道並聽節制
制曰國家太平無事兵不釋鬻垂二百年軍政隳壞士
卒無伏節死難之意將吏無干城固圉之功望敵驚奔
靡有鬪志朕初嗣服選建忠良延登宥密之司漸復祖
宗之故具官某世載忠諒學有本原衛上之忠懇款七
世應上之敏勤勞百為屬群寇之內侵罄一心而盡瘁
升華書殿未究遠猷進貳機庭擢司兵柄以宏博無窮
之辯謀議廟堂之上以剛毅特立之操駕御將帥之臣
迪百工厲翼之心以尊獎主威鼓三軍情歸之氣以翊
衛王室服我休命奚俟訓言

十日辛丑許民賭博放房錢以甦小民
金人許和以都水監李處權右司郎中司馬朴為報謝使
十一日壬寅裝七點星砲指揮六部人吏及富民各僦車
運砲石上城

詔仰河北一路盡起軍民之兵守臣自將倍道兼行星夜
前來殄滅虜寇除賞賜外軍士優補官資百姓免五年租
賦

教坊樂人司文政以伏闕上書無理狂悖伏誅

司文政伏闕上書其言指斥乃斬首號令榜于市曰司
文政伏闕上書言極無禮聖旨處斬士論初以為疑已
而有免解進士費端友奏劄稱文政上書若止於其言

無理不應棄市雖草茅一介不足惜而士之去就往往視此恐塞天下言路乞以文政所上書揭示使中外曉然知文政被誅之罪迨晚開封府奉旨備端友奏劄榜云教坊樂人司文政伏闕上書挾持君父助賊害國士論始皆帖然

耿南仲與金人王芮至衛州鄉兵欲殺芮芮急奔走南仲獨至衛州城下守臣徐溱欲出城迎見百姓不許云耿門下與虜人同行不可令入城閉門不納南仲遂徑往相州靖康小錄曰上初以南仲東宮師傅之舊故用南仲而南仲不顧國家大計以老謬自專天下事一切蒙蔽唯以恩讎相報金人既退不集四方勤王師解太原圍恬

不以為事遂罷天下兵南仲又云朝廷多守信既講和宜一切罷兵沿邊州郡任之無可柰何若更講兵却致金人生疑自是之後朝廷大臣但爭私已是非與權寵而已國家無有用心者初太原圍未解李綱入對曰太原乃中國根本之地不可不急救若壞太原則大勢去矣及出南仲謂綱曰少主在位當兵戈既退之後不相安慰而以危言驚之公不可如此南仲與徐處仁唐恪嫉李綱勝已同力擠排奏上云李綱要舉兵只遣李綱去上曰种師道可遣恐李綱不知兵唐恪奏上曰火到上身自撥但責以成功綱須自忙陛下切不可聽其避免綱既行南仲與唐恪處仁吳敏一切不問兵事遂在

廟堂議改與諸不急務李彌大奮然曰相公何不且留意准備防秋及救太原何故一向理會閑事南仲怒曰此尚書可以先請行為國家了此事綱彌大厲聲曰某書生何能但願相公宣力且糾合諸道兵馬了此事明日處仁請入對遂請於上乞用彌大領兵唐恪曰狂儒愛輕舉不責以實効則不知其難上亦然之而終不察其邪也何大圭正月棄官走延禧南仲子也當時亦挈衆去及還則例以催糧轉官擢為鄉監繼為中書舍人大圭嘗詣南仲論列其事欲免罪例求差除南仲以為不可安有得罪復欲進用乎大圭曰門下之子亦逃走入數乃致高位何也南仲應之曰吾子以催糧職事出

蘇京與公不同大圭曰門下此言欺人則可欺天則不可南仲厲聲曰公之言一似太學生遂起不復與語選人李允文上殿陳議慷慨多論列大臣不和且壞國事上欲賞之而南仲招以他事番兵渡河上皇屢欲南幸南仲力言於上前以謂不可又禁龍德宮官吏不得通傳兵事又奏請於諸寺設道場用僧誦護國銷兵經以銷番兵仍榜諸寺門識者竊笑紕繆如此

十二日癸卯開戴樓門許百姓般門外柴炭木植等賣仍發卒二百人下城打護龍河冰劉韜以守禦無狀落職留以自効除劉延慶為使

虜築望臺度高百尺下覘城中又飛火砲燔樓櫓旋即

修繕又造雲梯施大輪以革冒之乘蹕推叩壘將士以
鉤竿柱之使不得進近則以鉤索取之發火焚梯虜數
引卻軍士擊九牛弩一發而貫三人
十三日甲辰詔再幸四壁
連日大雪未已有詔曰雪意未解士卒暴露朕不敢自
安再幸四壁犒勞將士鑿輿出於大雪苦寒中戎服乘
馬露搯手腕其賜賚進膳之類悉如初仍命將士披城
接戰間有得級者又遣人以酒食遺金人寨中
十四日乙巳雪晴駕再上城擐甲勞軍殿班撮城下戰勝
賞金帛命點檢砲石聖旨李穀取勘遠竄駕幸東水等門
撫諭軍民守禦提舉李擢落職罷以田灝代之

初護龍河自賊迫近即決汴水以增其深其後雪寒冰
合賊於冰上布板置草覆之以土將以攻城而擢不介
意是日稍晴上登城賞勞見城濠填壘殆盡乃有是命
宣和錄曰是日駕御朝陽門胡兵十數逼城出不遜語
衛士三百餘乞下詔從之遂合戰中有執盾二人獨奮
身躍入至手殺五六十輩而餘兵不進詔促使援之卒
無肯者二人竟死上不懌因下城初舊制城樓禁火士
卒噤戰不能執兵至有僵仆者然上在禁中徒跣祈晴
又撫問存卹絡繹不絕多給衣襖務令溫暖衆皆感泣
不敢憚勞以勤王師不至時令挑戰以示敢敵然可用
者獨有衛士三萬爾每出師數百人雖多獲級以歸然

亦十失五六矣至是所亡已數千人南壁惟字乃字號
二樓最危時濠池已為高陵賊既逼城旁近七八樓爭
發矢石動以千百計既非受敵往往虛棄或止之則衆
指為姦細而殺之賊伺城上稍息射者甚衆給賞官皆
應給不辦又櫓樓之屬為矢石所壞換易不及每一柱
一板率厚賞給募人既而有中砲而碎首者有為流矢
貫之於柱者人皆莫肯施工不得已過使之或請以磚
石壘壁可免換易從之頗亦為便既而灰棚多為砲石
所損因以布囊貯康為藉其下即用火牛車以備雲梯
之來有敵撞竿者其制用長木數丈上施橫木數尺下
以鐵作軸雲梯之來迎擲之應手急索則梯可倒急攻
之際嘗用之壞其二梯殺賊千餘至是日撞竿不及賊
因就其上以長竿引火燒樓櫓糠袋及火牛車不可嚮
邇頃之賊稍登城有執盾者禦之乃下是夜緩攻
砲中金人金牌將劉安通津門發砲中一金牌將初傳
以為王芮既而聞之曰金人謀臣劉安也奏捷上喜命
以武功大夫并金帶賜監砲使臣上問劉延慶事勢如
何延慶邊人習知攻守乃奏大臣謂城不可破者皆欺
罔朝廷今日之事可謂危矣又言大臣奏捷於上前大
抵守禦獲勝僅能自保一或不勝則如之何哉何賀之
有

朕我朝新親親親自和一夜不親朕朕之何若何當之
固隨表今日之事何辭或笑又言大百對對計士而大
何也對對人皆以朕朕之委大百對對不不知言言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六十六

以感王商雖而歸之日金人誓百體忠也委對王喜
即中入金對對國也金對對國也十一金對對國也
國於其工以是事得入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
之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六十七

靖康中帙四十二

起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十四日乙巳盡十六日丁未

知淮寧府趙子崧牒檄順昌府等處勤王并備坐蠟彈報
諸州又募賫蠟彈奏狀

牒曰恭惟太祖皇帝創業垂統救斯民於五代塗炭之
中二百餘年間恩浹骨髓今天子慈孝恭儉視民如傷
夙夜講求盡復祖宗法度將以便民近者邊境失備虜
賊再犯京關尚未退師天下之所痛心兼聞虜騎所至
唯務戮生靈劫掠財物驅虜婦女焚毀倉屋產業意欲
盡使中國之人父子兄弟夫婦不能相保狼狽凍餒歸

於死地以逞其無厭之心遠近之民所共憤疾况朝廷
信賞必罰此正豪傑奮發上報君親下保室家之時當
所身兼臣子情同休戚朝夕究心不敢少寧須賴鄰境
犄角輔車協心戮力以捍賊勢以蕃王室近奉密詔許
結集義兵人自為戰節鉞以下並以充賞請諸群體國
事不可緩公文到日各懷忠憤多方措置廣行招集或
素著信義為衆推服或武藝絕倫謀略可用或膽勇敢
死不以軍民世家子弟等務在存恤激厲使人人自奮
知上尊君親下保家室圖富貴免殺戮虜劫之患轉禍
為福其利甚大候見得人數關報當所以憑遣官部押
使喚其立功等第申奏推恩必不虛示右牒順昌壽春

群臣作都

府蔡舒光蘄黃州信陽軍請照會協心戮力毋懷異意
共圖國事仍先希以如何施行公文回示又備坐所准
蠟彈指揮報諸州牒曰今月初二日准樞密院差人賫
到劄子奉聖旨見今金人圍逼京城裏外軍民悉力守
禦正賴諸州軍糾集軍兵及民間強壯等人速來應援
平時被受國恩當危急之際坐視不救豈臣子之義今
特遣人間道馳諭候到疾速率衆不限里數星夜前來
直至都城下聽候指揮今來南道都總管張叔夜率先
勤王才到第一日除延康二日除資政三日除樞密院
簽書今諸路并州郡若能遠來勤王不拘官職尊卑亦
當依此推恩仰諸路并州軍限指揮到立便遣人徧諭

三路互相關報於本路師臣或監司或郡守應懷忠顧
義能効臣節奮力為國之人即以便宜速行團結軍兵
及糾集民兵等星夜前來勤王其所用糧食盤纏等仰
監司州縣逐急權那應副雖於法有礙亦且支用如官
司委為闕乏即委曲說諭上戶權行假借候明年與量
免歲賦之半今既團結兵衆有能糾率善部轄之人自
當便借付身公據補與名目以為激勸緣所差人既獨
身潛往即難為更賚上件文字仰主者體認此意以便
宜補授如白身人文官自迪功郎至宣教郎武官自副
尉至從義郎各隨等第借補候到闕給告正授若有官
人亦當加借今劄付陳州准此右當所備錄聖旨在前

除已火急依應聖旨措置施行外須賴隣近諸郡協心
戮力共濟國事今牒穎昌壽春德安府蔡廬光蘄黃濠
州信陽軍火急遵依聖旨指揮施行仍請貴郡體國不
可少緩以失幾會公文到日各懷忠義多方措置疾速
團結施行及將招集到人數關報當所希以如何施行
公文回示

臣今月二十三日開封府百姓陳貴到府稱奉差同張
亢賚文字至本府及蔡蘄州內張亢將帶文字不見陳
貴獨到不知處分何事臣所遣統領官趙安十一月二
十三日押團結軍民六千餘人前去尋訪張亢不見遭
賊馬衝散縣尉二負不知存亡本府自十一月二十五

日後來四郊日遭驚劫屢至城下臣堅壁固守上下一心竭盡弩力諸縣及順昌府蔡州縣鎮皆已殘破臣義兼臣子情同休戚日夕痛心伏乞別降密詔庶幾遵奉臣聞近郡賊騎多以潰卒為鄉導若朝廷那兵來京畿近郡巢除討虜以斷糧道其利甚大臣聞胡直孺在黎驛杜常在潁昌范訥馬忠在南京伏望聖斷責使効命毋令端坐觀募臣見多方措置守禦謹募到百姓張澤隨陳貴前去伏乞聖察回降指揮

康王同門下侍郎耿南仲起兵于相州

中興日曆曰康王在相州磁州相衛邢洺等州百姓士豪皆詣轅門乞募民兵王以奉使出使未得旨不敢擅起

兵且已遣介賫蠟書奏陳河北事宜及軍民之情是日門下侍郎耿南仲自衛州至相州初虜騎逼京城遣執政出割地南仲與虜使王芮同行至衛州州人不納南仲宿城外聞康王在相州即夜馳至相不復言割地事乃詐稱面奉皇帝聖旨盡起河北諸郡兵入衛王曰茲有名矣乃牒南仲連街出榜起兵時南仲以門下侍郎出有堂吏數人隨行故行移皆稱上意於是相人之豪俠者日踵王府有李秀才者上書盛稱南平李氏平羅蘭氏鶴壁田氏三富族乞召募民兵所用器甲所費錢糧乞不從官給人人自備上令呼上書人李秀才商議南仲伯彥召到李秀才具說三族者未易到須以酒幣

三朝北盟錄 卷之二十七
四 聖 同 齊 肅 書
差官禮聘以來之若肯來願與接生庶使肯出力南仲伯彥乞王從所請乃遣安陽縣巡尉賚酒幣以往仍以文檄勸諭巡尉既往遂招三族子弟來伯彥待以兵禮既退李秀才者復通謁且曰諸人各願聚三千人仍不煩官中贍給各自備錢糧器甲每家只乞請空名補官牒三五百道仍每家子弟便乞五人名目於內差四人充管轄所貴三千人有所統攝乞差一名本村巡檢所貴各家發遣了三千人後本村有本家巡檢彈壓緩急可以驅使人戶以禦盜賊伯彥稟王乞量與應副於是逐家子弟各借補進義副尉三人給帖差充部轄民兵借補承信郎者一名給帖差充本村巡檢三族戶頭各

借補承信郎每人請空名官牒二百道去

十五日丙午大雪駕亦登城三軍鼓舞萬勝門戴樓門縱民樵採

割地使聶昌至絳州為絳人殺之

宣和錄曰先是十一月金人長驅駐軍懷州不行行者十餘日乃遣太師王芮楊天吉持誓書來朝王芮楊天吉云兵已臨大河去國城咫尺間兩國戰爭累年生靈塗炭之久比緣小人用事起此兵端今欲休兵講好以誓書遣臣等來復兩國之歡好止求割故地以河為界上不得已從之王芮曰今蒙陛下敦信許和乃兩朝休兵之幸然未知陛下遣何人報聘上曰待擇人芮曰春

時議和還師以三鎮為約陛下遣張邦昌路允迪割地
皆臨時驟進銜命而往果見中沮遂有失信之事所以
至今傾國而來蓋理會今春不割地失信公事也今陛
下不輟左右親信大臣一往若如前舉必不取信金國
芮等無固必看陛下如何耳上命唐恪等議遂以門下
侍郎耿南仲同知樞密院聶昌聘為是月二十三日受
命昌入對曰陛下委臣使事臣不敢辭但臣短見深恐
許和割地之後金人失信復來臨城臣若只傳國書實
為無益且兩河之人素勁至太原守孤城經年垂破而
復守人人死戰者蓋不負祖宗積德之靈陛下恢復之
志而今也下大王遷邠之令用保生靈第恐彼方之民

深戀國恩不忍削髮左衽從夷狄之國則未必可號令
也萬一號令不從則臣必為金人所執不能為陛下弩
力則臣死不瞑目矣臣若詣軍前議事不成戎兵南渡
乞以便宜分遣徽猷閣直學士叅議官劉岑朝奉大夫
幹辦滕牧分路催勤王之師入衛亦臣區區之願上曰
甚好當降指揮昌曰降指揮必喧傳喧傳則漏泄漏泄
則機事不成矣只乞陛下密記淵衷上遂命取黃絹御
書賜昌曰聶昌議和不成戎師南渡可取晉絳路入京
兆率諸路人馬入衛王室劉岑滕牧取嵐憲路催起陝
西等路勤王軍依奉使法內滕牧與除直祕閣體念祖
宗社稷朕不敢私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御押付

聶昌是夜昌同官屬出宜秋門宿瓊林苑明日啓行至望京橋逢游騎二十七日至永安軍孝義橋遇粘罕中軍約明日相見粘罕隨行宴閣門明日盛甲兵之衛接見使人其閣門舍人止曰徹傘用膀子贊名引見國相昌曰國相金國何人也舍人曰宰相元帥昌曰既為宰相元帥乃金國之臣也昌亦南朝大臣止當以敵國臣子客禮相見豈有南朝大臣臣禮見大金臣子乎舍人曰樞密不畏死耶昌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死不足畏節不可屈爭之移時粘罕既不能奪乃以客禮接見於纜帳中往反議論者終日粘罕云我兵已南渡且到城下候樞密割地回日方旋師蓋以南朝曾失信也昌曰

皇帝仁聖未嘗失信於天下頃以童貫王黼苟利忘義失信大遼致今日國家有意外之難非國家失信於大金也且國相今春軟誓結和勒兵不渡今復背約南侵非金國失信耶粘罕曰不敢廢和議止候得地昌曰被命而來不敢輒易若國相兵不北還昌雖死地亦不敢割粘罕大怒入後帳中約退昌昌歸館不給食者一日加甲兵圍其舍二十八日以太師楊天吉擁千兵館伴昌往河東太師王芮以千兵館伴耿南仲往河北二十九日昌北行不得復見粘罕至閏十一月初四日至澤州昌召叅議官劉岑幹辦官滕牧出臨行親賜御札具說前降之語曰當與公等誓死成事是夜召大金館伴

太師楊天吉曰國相待昌之還方肯歸師臣子之心急於星火奈以道路遙遠莫得疾速欲分遣屬官往東路昌自行西路會於河中不二十日之間此事畢矣庶得國相早肯班師楊天吉等曰謹諾遂差戎使王敞郭天信以五百兵館伴劉岑滕牧往河東楊天吉親伴昌行其議遂定明早分路而行十二日昌至絳州城下門不開郡官逃盡唯有監倉趙子清者領州事郡人聞割地大怒出兵掩殺昌

遺史曰聶昌往河東割地而劉岑為之副與虜使偕行至絳州知州通判皆已棄城走城中以宗室子清權知州事昌令岑與城上語且將告以人主在圍城中憂危不安宜速割地以退金人之兵岑許之至城下守問者為誰子清曰知通皆棄城走百姓無依謂子清為國家宗族遂衆推子清權知州事公是朝廷官安得與虜人同行得非欲割絳州以講和乎岑曰聖上方危而不安君能割地則割地以紓朝廷之急如不能割地何不起河北之兵勤王保衛社稷絳人怒昌之割地而喜岑之辭直子清乃率百姓攻之執昌同虜使皆殺之岑走陝西

張師雄詣都堂論當用厚賞重罰以激勵將士

遺史曰金人連日攻城其勢危甚將士出戰者酬賞太輕故人不用命師雄因叩宰相何桌馬前大呼曰有已

見破敵利便乞詣都堂取稟桌上馬呼曰請赴都堂相見師雄入至都堂取稟桌以手歛身問有何計策師雄曰敵人晝夜攻城不休相公以為安乎為危乎桌曰可謂危甚曰相公料京城可破乎不可破乎桌蹙額曰此不必言也師雄曰今日之事別無奇謀秘計可以退敵唯有不惜重賞傾府庫以賞將士激起其貪金帛官爵之心乃可以敵耳桌曰賞非不厚也師雄曰今日之賞不百倍不可為厚因出劄子大略言方今天子坐圍城中非錙銖毫髮計功頒賞之時前日統制官高師旦以血戰死而朝廷何惜捐黃金數百兩銀數千兩絹數百疋以賜其家并錄其子息盡與師旦見任一般官爵仍

賜第宅祿廩以贍養其則統制將副不患不戰矣又如軍兵出戰果入陣交鋒但不是怯敵還走之人則犒賞銀絹其有獲級者每一級別賞銀百兩絹百疋不為多也用銀一千萬兩絹一千萬疋可以獲十萬級信能行此不唯軍兵出戰爭功雖百姓亦不惜命而往矣其間應得官者仍第等授官彼亡歿者往往是先登効命之人亦依獲級例支銀絹賜其妻孥有竭力鏖戰以死者厚以金帛旌別之寵貴其英魂官其子孫則軍兵不患不戰矣又軍兵平日飢寒當今日用人之際以單寒之身暴露在風雪中誠為不易緩急敵人攻城欲其盡命以相拒不亦難乎請括在京質庫戶每家出備十人綿

襖綿袴綿襪衲襖衲鞋除鞋外並不得用布如弊損不堪及綿薄之類皆重作行遣一萬家可得十萬人衣服温煖如此然後軍兵樂戰而忘死矣師雄家亦開質庫願先倍於衆人出備二十人衣裝然將士之心可利動出金銀錢絹於諸門上堆垛犒賞出戰將士之物應受賞者日下支給此蓋狙公賦芋朝三暮四之法用得其道可以得人之赤心人心不患不勇矣且金銀錢絹在今日不足惜萬一防守踈虞雖一撮之土一勺之水一寸之草皆為敵人所有以此思之傾府庫激勵將士誠為長策假使日用銀十萬兩絹十萬疋一歲計之不三千五百四十萬疋兩耳國家府庫儲積幾二百年豈不

能_效數年之用又豈有積年受圍不解之城大抵有功則有賞將士有功則敵人減數敵人減數則必無增添之人以數計之府庫未盡敵人減滅無遺類况宗室戚里權貴與形勢富豪之家不可勝數或圍閉半年不解則人人不惜家貲必盡出之以助國家賞戰士此何哉卓讀畢大笑曰平常之論特厚賞而已誰不知師雄曰天子坐圍城中憂在旦暮宗廟社稷危如綴旒若不用百倍之賞激起將士之心何以退敵願相公毋忽若此策果行然後有第二策可以兼行耳卓問之師雄曰厚賞既至不可無重罰以督責之如出戰不用命或見敵先卻當先戮其妻孥使其親見之然後斬以徇衆則人

人知慕爵賞而畏族誅雖怯懦者化而為勇驚矣梟曰
賞罰者有常典皆不宜過師雄曰今日乃非常之時不
可以常法治不用不妨但恐後悔無及耳梟曰待容理
會師雄曰事急矣不可待也今日國家宗廟社稷兩宮
至尊后妃嬪御諸王帝姬及蒲城數百萬生靈皆寄於
守城官兵之手若進戰則俱存或退那一步則禍變有
不可言者相公試觀諸軍兵除隨身衣裝不得溫煖外
有藉在之人其利害輕重不同遠甚在彼者利害既輕
各以天下國家宗廟社稷之重付之于無所藉在
責其宣力効死不亦難乎師雄每思至此心寒膽碎若
能以厚賞激其戰心使人人皆有希覬富貴之路則彼
此有所顧藉不患其不効力矣願相公以兩宮至尊坐

此作此

圍城為念不可以邊障將士立定賞格為此梟曰甚好
謹拜教便當施行師雄遂退

榜揭示捕虜賞格自獲酋長至小番各有差

上命以武功大夫空名告一道并金帶一掛于待漏院
側募人能捕戮金牌將一人者給之揭示賞格自獲酋
長迨小番等賞各有差

姚友仲奏兵旣不用金人攻城益急乞遣使議和為便先
是金人初至闕下姚友仲與諸將議擊之便幸其遠來
賊衆必疲方到未成陣若選精兵六萬出四門分布乘
勢而擊之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衆必潰亂有可破之理
至此日復一日賊勢愈盛援兵不至士氣沮喪雖悔無

三朝正史卷二十七
及時唐恪正主和議恪不信之迨賊攻城既急罷唐恪相何臬友仲料賊有可和之理乃奏劄請和是時何臬復主用兵且料賊兵糧道不繼不日就擒恪雖主和議而未嘗決臬雖主用兵亦未嘗用是以友仲丁特起之奏具不得行要之恪謬而無斷誤於前臬剛而寡謀誤於後

李擢降兩官廬襄落職宮祠
是日金人填塞南壁護龍河李擢不能覺察降兩官初城上以松明為束懸以鐵盆燃火照城外更備守視賊渡河箭砲俱發故賊不能至及擢守南壁防備廢弛或夜不燃火踈閣故賊得乘間塞河遂逼城劄寨攻城愈

急金人攻東水門聖旨宣化門東濠河內賊兵絞祇廬襄卧疾全不措置不自請罷滋長賊計可落職與宮祠李擢喬師中坐視賊兵進祇濠河中三分之二顯見守禦無方各降兩官為弛慢不職之戒

遺史曰見李擢降官而後知京城當陷也曰守城之罰太輕不可以行威令矣

十六日丁未駕幸南薰門
是日雨作泥深於陳州門近東填壘濠池於皮洞子內負土矢石不能入

詔許人輸財助國揭示賞格
以田灑劉豁為南北壁提舉官

初中書舍人李擢為南壁提舉官給事中安扶為北壁
提舉官擢於城樓上修飾坐卧處如晏閣齋館日與僚
佐飲酒烹茶或彈琴讌或日醒醉守禦使孫傳王宗澧
宰相何臬皆知而不問唯將士莫不扼腕者本壁統制
十官何慶源告擢敵人以來板疊橋渡河橋將成矣請如
北壁於城下用驛車弩施大箭射洞屋使洞不能藏人
則橋不能成擢不從故濠不數日而填成是日上幸南
壁見獲龍河填疊已盡又知北壁亦填疊甚憂之張叔
夜曰臣願率衆出城以計破之若徒守空城則天下事
去矣上堅不從乃以李擢安扶全不介意罷之降擢兩
官以田灝給為南北壁提舉官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六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六十八

靖康中帙四十三

起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十七日戊申盡二十三日甲寅

十七日戊申金人使蕭慶同馮澥入城議事

先是馮澥奉使粘罕理會三關事至懷州界逢金人館伴劉思蕭慶云已遣使往汴京請畫河為界三鎮更不須理會至是金人獨遣馮澥同蕭慶入城請上出城欲議盟誓不從再遣蕭慶來請太上出城又不從許宰執親王出城亦未發

十八日乙酉太學生丁特起上書乞早決用兵議和之計十五十六日兩日金人攻諸門愈急朝廷至是猶未有

用兵意但使命數往來士庶莫測其故張叔夜以身為
樞密而制不由已乞罷簽書樞密止帶南道總管領南
道兵不允叔夜嘗召范瓊李寶張仙裴淵遽造王瓌折
彥文何仲剛張撓等來日午時上城議事及期皆不至
上詔叔夜曰聞卿檄召諸將莫是欲出戰否如欲出戰
幸示及叔夜意沮丁特起知其事滴淚沾衣乃上書乞
用兵議和之計是決無淹延不斷養成夷狄之患書奏
不報

金人攻城愈急

金人之攻城也先以砲擊東水門外二拐子城冀壞之
作斜道登城半月城堅而不壞又以雲梯對樓攻其門

東水門舊無重門敵樓又城隄無濠易為攻擊都大提
舉守禦劉延慶臨其上設重樓嚴備又以樞密副承旨
王瓌統麟府勤王兵千人為策應金人攻擊十五日砲
石積城下高丈餘殘傷金人幾萬人移攻宋門提舉官
王時雍守具亦備對樓雲梯至每以木衝倒仆死者無
數統制李質率衆殺獲亦多次陳州門金人以洞屋負
土填壕城上以火石砲擊之皆不能壞朝廷募人焚鴉
車洞子賞絹二百疋銀五百兩白身補秉義郎有官人
轉七官統制招討盜賊遽造每率士焚洞屋火起輒為
敵人所滅城上守陣者唯患砲石有閤門宣贊舍人孟
度者自河東太原陷而逃歸獻言孫傳曰太原提舉弓

箭手吳子原結大繩為網每五十步為一斤一長竿張之得十斤足以禦城下砲石傳以其言誕妄而不信金人初至城下先採濕洞屋以新牛皮蒙其上戴之令人運土木以填壕次伐木大為對樓雲梯火車又廣掘石砲坐尊碑石磨石石羊石虎為砲欲攻之所則砲坐百餘飛石如兩擊守禦之卒多死傷金人填壕既畢乃運五對樓過壕而攻城城下列砲坐二百餘所七梢砲可施五十斤之石撒星砲每砲坐可施石數塊並發又以疆弓弩千餘助之城下矢石如兩使守禦者不能存立然後推對樓使登城每對樓載兵八十人一對樓得城則引衆兵上其疊樓之法先用木牌浮水面次用薪次土增覆如初矢石俱不能入雲梯之制高於城以繩貫竹木似梯而彎其下施平板板上小龕蒙以牛皮可置數人以掘城又有下乃輪軸即鴉車也箭所不能入此金人攻城之方大略也

石茂良避戎夜話曰金人攻城之具又有火梯雲梯偏

橋鴉車洞子

兵法謂木駟也

撞竿釣竿之類火梯雲梯皆與棚

樓櫓齊高亦有高於城者皆可以燒樓櫓雲梯偏橋可以倚而上下三物皆用車軸推行此惟撞竿用大木長可數丈者又用橫木數十串穿兩下留守把處可以致力頭以鐵果或安以大錐鎗或安以托釵鈎頭皆可也每一樓橋子上常撞竿三兩條俟其火梯雲梯至城下

則徐應之不必驚擾既撞定梯橋則衆手用鐵鈎鈎定
進不可前退不可却則火自焚梯橋亦壞人亦墜地矣
萬一撞竿不中則用狼牙鎗手砲長鎗手禦之亦不能
止惟要當鋒得人通津門拐子城每與賊人攻打前後
共壞火梯雲梯偏橋鴛車凡數十座皆此法也洞子可
以治道可以攻城其狀如合掌上銳下闊人往來其中
節次續之有長三十餘丈者上用生牛皮并鐵葉裹定
內用濕氈中用大廩天石火砲皆不能入治道則欲安
砲以推火梯雲梯偏橋之類攻城則欲取土透城皆不
足懼也兵法之禦洞子用鐵蒺藜垂下而御之其法以
熟鐵闊徑長一尺二寸四條縱橫布如蒺藜形鑿生鐵

灌其中央重十五斤安其鼻連環擲御名訖以轆轤枒上

洞子若洞子上牛皮并泥御名不着即舉速放火炬灌油

燒之又有用天井者敵人用洞子穿地道來返於地道

上直下穿井以待之積薪草安中井加火薰之或有用

大砲納於其中則敵自焦灼又有用遊火者以鐵廟諱盛

火加脂臘毒藥懸繩下燒薰穴中攻城人又有用燕尾

炬者縛草分為兩歧如燕尾狀以油臘灌之從高墜下

騎洞子燒之此法禦洞子法也撞竿至則作鐵連環并

屈桑木為之用索相連撞竿頭連以鐵錐竿頭於兩旁

令壯士牽之鈎竿至行用栲栳乘其鈎亦令壯士牽之

乘勢猛放則竿與人俱倒砲架最難制禦金人砲架四

傍並用濕榆小椽密簇又用生牛皮并鐵葉裹定鷓鴣
頭火不能入其砲有七梢五梢兩梢三梢旋風虎蹲等
砲內七梢可以至遠其次或放雙砲姚友仲先於樓檣
子上受敵處厚縛虛棚上作羅索網并下擺糠布袋濕
馬糞又於城頭馬面上懸穿濕榆柳木篋籬格羶雖慢
然亦可以遮砲石也城下地廣安砲多地狹安砲少最
為受敵七梢砲法用二百五十人拽梢長三丈砲放百
斤力可至五十步此梢式也今造到七梢砲多不如法
梢短三尺餘故施放雖連百斤亦不至五十步每安一
七梢砲兩日然後畢工又既安定之後不可復移若用
軸脚旋風城上猶便其虎蹲皆近城可用砲中利害猶

多猶宜熟講拽砲之人必令闊步高擡手於搭手處每
繩一結非特可致力或遇雨雪不致手滑繩不可紊亂
嘗令齊整砲與頭欲相稱砲窩繩欲短短則砲手不費
力而能至遠不可不知也十九夜敵人安砲五十餘座
城上雖有虛棚人皆不可存駐斃於砲者日不下數十
人姚友仲到宣化門之二日恐敵人有砲首議幫築城
身之法視敵樓子遠近築城面闊一丈二尺五寸下脚
闊二丈五尺高五丈四邊皆有虛棚女牆復於其傍置
兩小門如城門法萬人一敵人上城賴有限隔可以迎
敵不幸為提刑秦元所沮又姚友仲措置南北拐子城
拐子城勢皆捍禦水門者也姚友仲於拐子城上別造

兩圓門計拓馬面三十步許用磚砌城中開一小轅門
干戈板開下如城門法四面置女牆迎敵皆自轅門出
萬一敵兵厚重則轅門放下干戈板又是拐子城也磚
城下闊五尺高一丈二尺五寸不日告成通津門兩拐
子城正是受敵處守禦有方終不可破皆姚友仲力凡
守拐子法務要人少肅靜可以應敵人少可以迎敵友
仲首到南拐子城便令畫拐子圖除兩廊每門兩人守
踏空板外籬起頭敵樓上與虛棚凡三層止是受敵處
每門不得過十五人弓弩鎗刀斧手相間分作三番晝
夜輪轉更其勞逸使得休息萬一敵人不測侵犯自有
備禦兵法陷馬坑長五尺闊一丈深五尺坑中須埋鹿

角木鎗竹籤其坑似亞字相連狀如鈎鑷以草及細土
覆其上今坑非特不能陷敵又且自陷殊可笑也凡兵
披城下寨人必精銳曾經行陣者蓋城之存亡在此數
百人豈可輕舉今披城退走者皆是諸州保甲弓兵其
失陷盡如此兵法載攻城之具甚多所載者皆金人欲
用之物城上統制官皆庸人武夫如故守城器其分步
法往往皆不甚深曉如轉關橋木弩行爐油囊之類皆
典籍所載略不聞按圖施行僕嘗獻議皆云久在邊陲
素不識此初縛虛棚時姚友仲多備濕氊濕麻刀舊袖
襖蓋防敵人有火箭火砲也幸而敵國不善制此二物
僕嘗建議于東壁欲擇使臣善射者一百人班直三百

人子弟所二百人各授以火箭二十隻常箭五十隻每一火盆內曉雖十箇供二十人射者並分布於受敵五樓子上至四鼓初每日敵人交番休息之時蓋金人睡必解衣不喜夜戰乘此之時擊鼓一聲為號火箭俱發凡五百人各二十隻以數計之五千火箭也其火箭絕繼以火砲蒺藜砲金汁砲應砲齊發火砲繼之絕後又以草砲用草一束以竹篾三繫之置火其中以助其勢火既盛敵必倉惶救火然後用常箭射之各五十隻五百人則二萬五千隻也矢石如雨賊寨必亂繼以敢戰之士五百人乘勢拆橋敵砲座既壞則橋亦可毀惜乎為副將張宗顏怯懦悞事計欲行而少沮

丁特起泣血錄曰金人造火梯雲梯偏梯撞竿驚車洞子之類火梯雲梯偏梯皆與城上樓櫓相高亦有高過於城者火梯則可以用燒樓櫓偏橋則可倚城而上皆有軸運洞子可以治道可以攻城狀如峻屋可以燒樓櫓雲梯偏橋上銳下闊人往來其間節次續之有長數十丈者以圓栢木交互上用生牛皮鐵裹內用濕氈中開大窓矢石火皆不能入如治道則安砲推梯櫓之類攻城則要取土透城其機巧如此

十八日巳酉金人攻東水門

賊侵晨以大橋三置火其上相繼攻水門拐城搭材四人鋸斷橋以水沃火用衝竿折其梯墜者甚衆三搭材

皆死

幹離不復遣使詣朝廷

使人來云南朝許割地約和而失信今欲盡得河北河東之地然後罷兵可先割兩路地次執不割地大臣送軍前再議和兵又曰某傳太子台令告南朝曰金人事至不淄已則不過太子國相死於城下南朝事不淄已則為之奈何幹離不之意恐城堅難拔而天下援兵至蓋以此言脅朝廷也

十九日庚戌知樞密院事曹輔尚書左丞馮澥宗室節度

使士誦使金國軍前

士誦仲忽長子也

宣和錄曰先是粘罕軍到青城遣奉使知樞密院事馮

澥引蕃官蕭慶楊真撒母孛極列來使慶極桀黠有口

才楊真撒母語簡而峻撒母乃女真人其酋所親信者

再差莫儔高世賞館伴次日引見上殿慶等力陳本朝

失信事謂如三鎮已許了兵纔退便不肯交割今雖是

畫河國相元帥須要與皇帝會盟方退師上令儔宣諭

曰三鎮非不交割自是三鎮兵民不從因而遣使告大

金覓三鎮之地却計三鎮賦稅增作歲幣本非失信慶

又奏云大金收淄貴朝詔書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與

人上諭宣曰此乃前日臣寮獻議已行貶竄自有國書

回元帥且煩太師諸人主張和議必不相忘虜使退即

至驛授書辭去又數日蕭慶等再賫粘罕幹離不書來

堅請皇帝出城會盟不然即圍城之軍決不解攻城之
具決不退未攻城前車駕若出城二帥當執臣子之禮
若城破後更不惜一死此事乃是貴朝社稷儔等皆答
曰此事恐終難允從至遣李處權充送伴使吳德冲副
之閏十一月十四日粘罕斡离不復遣蕭慶揚真撒母
同李處權等來使先與儔等相見曰奉賀這回好公事
也且喜早了得當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云皇帝不肯出
莫是疑吾儔否曰亦何所疑只是事體不順慶曰國相
元帥皇子元帥來時令慶等奏知皇帝更不須車駕出
城只要大臣計議近上親王為質便待退兵候兩路割
地了畢即送親王歸儔等即時奏知皇帝蕭慶等又言

來時二元帥云陳州門城壕已填了三分之二長一里
許有攻城器具二百車並未令推向前如依得書中所
言十五日放慶等回和議便定不然二元帥云亦不顧
慶等三人一面攻打若一箇軍人登城更無商量遂引
見至殿上即奏曰免煩聖駕出城只要何桌出城議事
桌色變上亦不許宣諭使曰待遣大臣馮澥曹輔前去
又請上皇皇太子越王鄆王為質上宣諭曰朕為人之
子豈可以父為質如太子方數歲如何到得軍前撒母
奏曰這事也有商量如上皇皇太子不須出去只告親
王二人出城為質上宣諭曰待遣近上皇屬出城蕭慶
等又奏曰議事非僕射何桌不可如馮澥曹輔皆衰老

三朝士盟錄 卷之八
九 聖田齋書
怯訥元帥決不信其言上宣諭曰馮澥曹輔皆忠實大
臣朕所委任軍前有事但與商量慶不以為然莫儔高
世賞請對力陳虜酋已不敢仰煩聖駕出城其心頗回
極不易得如宰相親王不可不遣且如幹离不前次到
城下要宰相親王陛下即遣張邦昌要親王陛下即遣
康王肅王今兩軍並傳城下粘罕亮悍有謀又非幹离
不之比豈可不遣宰相及親王恐貽後日之悔蕭慶曰
館伴且須催貴朝遣親王早出城若更遲回恐悞大事
至驛上降內批付儔等令再三說諭使人本朝宰相只
一負每日處畫朝廷事務應副軍前不可闕官已遣輔
臣馮澥曹輔去諸事自可商量莫儔高世賞委曲設辭

喻曉慶等曰須得何桌并親王出城事便了兵便退如
或不然決定攻城若城破之後不知大臣做得得大臣親
王做得親王麼慶等此後更不復來矣楊真又索干戾
人儔荅曰皆已竄貶嶺海不知存亡慶遽止之曰在此
間者猶不肯遣况干戾人乎授書相別次日朝廷遣知
樞密院事曹輔代宰相宗室節度使仲温士誥代親王
出至軍前粘罕但置酒待之酒三行便送馮澥等歸不
交一談自此攻城益急晝夜不息

遺史曰先是朝廷屢遣使請和而李處權借司農少卿
嘗使于軍前粘罕幹离不佯許和且請親王出使處權
反命上甚喜復欲遣處權行乃曰若和議成當除卿簽

書樞密於是執政恐處權之成功也乃建議遣曹輔馮
澣而以宗室士誦代親王行出城粘罕使問親王名諱
曰士誦粘罕曰既是親王何不與皇帝連名答曰人臣
不敢與君父連名粘罕曰燕王越以下皆與君連名士
誦不連名詐也或告粘罕曰士字號宗室耳詐為親王
也粘罕怒攻城益急
靖康後錄曰是日虜邀親王宰臣議和何桌留之不遣
桌書生好誇大暗機會唯取謀於兄崇崇亦碌碌無過
人之謀桌日於都堂飲醇酒談笑自若時復一謳柳詞
聞虜所要浩瀚桌方半酣搖首曰便饒你漫天索價待
我畧地酬伊聞者大驚

靖康遺錄曰是時何桌專主戰議群寮詣東府見桌坐
定桌云二酋請和不亦急乎少尹李平西答曰因其所
請而許之不失為威重若何桌搖手良久屈指數謂衆
曰今番賊為驚車為雲梯等我已拒之將去也計窮勢
逼是以請和且一歲再至城下欲和事皆由彼且我淅
不和否衆莫能對又云畢竟當和但須緩耳因各罷去
二十日辛亥金人攻宣化門急欲涉河而過先有黑旗子三十餘人
金人攻宣化門急欲涉河而過先有黑旗子三十餘人
已登岸王瓊姚友仲率勇銳使臣數十人及西兵百餘
披城下戰殺金人數人乃稍退宰相何桌亦至城上發
矢石如雨金人不顧城脚下有披城戰者兵約六七百

百人金人前進欲與交鋒官軍望風退走金人追逐之城上厲聲呼官軍復回迎戰而衆已四散勢不可回隔岸金人發矢石如雨傷者有數百人自填陷馬坑而死者近百餘人虜兵大笑之

遣武學進士秦仔等持蠟書諸路告急

金人於城下擐列營柵治器具攻城甚急及議遣使賫蠟彈往諸路召勤王兵赴闕上御璫津亭遣秦仔往河北尋康王奉聖旨訪知州郡糾合軍民共欲起義此祖宗百年涵養忠孝之俗天地神祇所當佑助檄到日康王可充兵馬大元帥陳高宗廟諱充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彥充副元帥同力協謀以濟大功分命使人往陝西授范

致虛五路宣撫使往淮南授翁彥國五路經制使各令提兵勤王入援白身及有官人各先授數官帶閣門宣贊舍人閣門祇候而行書詞云宜疾速率衆不限萬數倍道前來南道總管張叔夜率先勤王至之一日即除延康二日除資政三日除樞密簽書諸路兵若能速來不以官職亦當優加勸賞監司帥守能奮力衛國之人即宜速團結軍民以救國難其所用資糧逐急權那應副雖於法有礙亦許支用有能糾集善部轄之人許以便宜隨功等第借補文官自迪功郎至宣教郎武官自副尉至從義郎候到闕給告正授有官人令加借樞密院劄子催諸路兵勤王

彈
五
作
彈

靖康總裁曰金人犯順直抵京畿虜掠民居憑陵郡邑雖有議和之請未聞退舍之期主上出宮禁之物御士卒之食軍民感泣而思奮都人鼓噪以爭前尚念闕一字盟未令出戰然大有難塞之欲繼生無厭之求近日於都城四壁作驚車雲梯等窺伺間隙攻打堅城多設虛寨遠置疑兵欲絕聲援樞密當職親履艱危雖上聖垂仁猶欲按兵而講和然大臣仗義豈能顧位以偷安念萬里之幅負萃四方之豪傑乃祖乃父被聖神涵養之休惟孝惟忠實臣子願為之事宜彈大節圖報上恩致號令之未明欲施為而不敢如檄書到日應帥府監司郡守貳令佐悉不拘常制起勤王之師如見起發仰所

越
五
作
越

部領官併日催促前來救應京室如有未起發去處不拘遠近內外許鄉里豪傑遞相効率招集驍勇不限數目各日下推排首領前來或有散處山林團結成隊伍許具各申所在官司不拘軍人百姓亦不許自効隨事便宜四面攻討其所獲隨事以聞自節越以下已有立格推恩願忠臣義士相與竭力以成大功時不可後劄付開封府關牒前路火急施行

二十一日壬子雪大作盈三尺不止天地晦冥或雪未下時於陰雲中有雪系長數寸墮地是夜雪霽彗星見有白氣出太微垣

二十二日癸丑砲中田灝立死進五官贈待制

三朝北盟錄 卷之八
二十三日甲寅范瓊及金人戰于城下敗績

是日范瓊發兵千人自宣化門出與金人戰士氣甚銳金人小卻士卒貪功乃乘冰渡河未及岸冰折士卒驚亂金人遽臨岸迎敵官軍陷河而沒者五百餘人自是士氣益挫折金人初攻宣化門疊道渡濠吳革往視之自南壁守禦官開安上門堰壕水三尺及盡洩蔡河閘水夜浸之不從至是疊道將合始省前議而水已冰矣金人攻宣化門

是日敵氣益銳火梯雲梯偏橋列城下如鱗次又推對樓五坐盛矢石而來城上以撞竿倒三坐對樓既倒城上人爭擲草火以焚之對樓木多而草盛熾乘南風引燒城上樓子二坐火砲如雨箭猶不可計其攻甚力護龍河悉填疊鵝車領衆直抵通津宣化二門下無數步許力攻二城其勢甚銳倉卒之間王宗濇令人再造樓子骨格將欲掛吞金人望見以矢石擊之使不能惜乎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六十八

惜乎乃措手之說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六十八
金人攻宣化門敗績金人登城京師
失守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六十九

靖康中帙四十四

起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丙盡辰其日

二十五日丙辰郭京以兵出宣化門敗績金人登城京師失守

是日大雪粘罕謂其下曰雪勢如此如添二十萬新兵金人乘大雪攻城益急再以對樓三坐而至矢石愈倍詔令班直悉上城城上及虛棚人物戈戟如織乙卯城下殺金人三千餘人方經宿金人皆藏其屍骸而城上矢石殺傷者三百餘人猶伏屍城上破腦貫骨橫卧血中士卒見之心懼而有退怯意先是朝廷緣禁軍闕少

於諸司廂軍內揀充禁軍與上四軍衛士分布四壁唯
陳州門最多又十步將百步將多東南應奉出身之人
其管事務者皆權貴親故僥幸守禦恩賞而已朝廷又
慮守陴卒不能禦敵乃選衛士長文祗候陝西河東兵
三千人令王瓊姚友仲統之以策應諸壁危急先是瓊
領麟府兵千人屢出戰有功甲寅策應宋門砲傷瓊足
流血扶下城由是麟府兵多不為用王宗濂見攻城益
急唯賴策應之兵乃誘之曰如敢用長鎗殺賊者例推
承節即賞金梳五隻有官人轉三官士卒効命爭先故
乙卯之戰殺金人三千餘人戰罷下城休息所許告身
三金梳並無之至是宗濂令城下催策應軍兵令上城士

卒皆發怨言且食乾糧徐徐不動賊來攻字字樓皆摧
毀處置未成撞竿未備賊遂登城繼而東水門之南亦
破先是四壁皆京畿保甲及土軍共七十萬每壁提舉
一員使臣千人又旋募無賴輩為兵草澤為統制凡九
十餘頭項又諸統制官皆自號令不受樞密節制事既
不專務姑息人不畏威加之賞罰不明無以勸勵遂致
失守 先是郭京領六甲正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屯
于天靖寺時何鼎募奇兵五千併屬於京有士人上書
孫傳其略以謂自古未嘗有以此成功者今朝廷或聽
之宜少付之兵俟其有成乃稍進任今聞衆至一二萬
萬一失利為朝廷羞傳怒謂士人曰京乃為時而生敵

中子細一一知之幸公與傳言若語他人定坐沮師之
罪楫而退之王宗澁信其術薦之令於殿前驗之其法
用一猫一鼠畫地作圍開兩角為生死道先於猫入生
道鼠入死道其鼠即為猫所殺又將鼠入生道猫入死
道猫即不見鼠云如此用兵入生道則番賊不能見可
以勝也朝臣間有攻其非者何臬孫傳與內侍輩猶尊
信傾心待之京城居人不論貴賤無不喜躍庶語及
京者輒以手加額皆呼為相公京耀兵于市鬼顏異服
其所招募不問武藝但擇其年命合六甲法又相視其
面目以為去取有賣線兒一見授以命有武臣欲為禰
裨不許曰公雖才但明年正月當死恐為吾累又募無

圖之輩有劉無忌者乃賣藥道人嘗以身倒植於泥中
乞錢亦作統制又有還俗僧傳臨政者謂之傳先生獻
策略自言能止敵及商賈伎術之人言兵機退敵募兵
而為將帥者甚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
天關大將京嘗曰非朝廷危急吾師不出賊兵攻圍甚
急或告之京鎮笑而已云擇日出師便可致太平直抵
陰山而止其所招軍但欲斫首不必戰也常上言請檻
車數十乘欲出城檻致粘罕其誕妄自信如此小人以
丘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盡在東南卧白雲之
句附會之以為識人爭從之識者危之為之寒心知其
必誤國也是日圍城甚急人告之出兵京至是乃登城

三朝北盟錄
卷之九
監旗繪天王像曰天王旗每壁三面按五方指示衆曰
是可令虜落膽矣人亦莫測大啓宣化門出戰城中士
庶延頸企踵于門立俟捷報者幾千萬人又有從行旁
觀鼓噪以助勇者又數萬人俄報云前軍已得大寨豎
大旗于賊營矣又報云前軍奪賊馬千疋矣其實皆妄
初賊攻陳州門外京自內出正當其鋒初遣使臣傳令
樓子上除樓守子使臣軍兵外餘併不得上蓋郭京六
甲法能使人隱形言未脫口賊兵分四翼鼓譟而進我
軍方踰濠虜二百餘騎突之衝斷前軍一掃而盡居後
者盡墮護龍河吊橋已為積尸所壓不可拽矣蹂踐始
盡哀號之聲所不忍聞賊因趨門急呼守禦者之已亂

不及出京見事去即下城引餘兵南通城門急閉鐵衣
沿城而上止用雲梯一十隻可制五十人初十餘人登
壘官吏無一用命者已而雲梯輻湊來者不絕守禦官
盡散金人勢銳聞軍聲已亂有言郭京敗走城門裏突
入番人來者有言郭京是細作者有言郭京放入番人
來者或言守得不濟事者已而金人數人登城班直與
官軍雖排布如織無一人死敵於是皆下城遁走且走
且呼曰百姓上城待我輩往內前救駕官吏相繼亦是
金人登城者踵至主管侍衛馬軍司郭仲荀守南壁遂
閉城門擁兵將上城金人矢下如雨竟不能登遂退走
京城大而斥堠音問不相接妄傳言語不可禁如南薰

門守陴者欲下城乃言范統制獻了戴樓門曹門守陴者欲下城乃言盧大尉獻了封丘門妄相鼓唱棄甲倒戈狼藉道路民人奔走不知所向亂兵殺大尉姚友仲及統制官數人其餘官屬被殺不可勝計舊城門皆閉統制官吳革率使臣親兵力拒戰多重傷殆晚不能枝梧而潰去金人先縱火焚諸樓櫓及陳州門東水門火光亘天照城中盡赤時大雪二十餘日未止風勢回旋飄雪響晝夜如雷霆聲上聞城破慟哭曰悔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蓋師道春初建半渡擊金人之議不然異日必為患也何桌孫傳叩頭請死上止之軍兵輩乘時劫掠橫屍滿道或持噐甲於後巷居民家脅取柴

米酒食是夜火光達旦不滅雪深數尺有旨告報百姓請甲守裏城哭泣之聲震天動地然金人皆未嘗下城而劫掠者皆潰散軍兵也統制官李質力戰傷甚兵驚潰殺內侍將吏百餘人胥吏効用與兵卒自相蹂踐死者莫知其數賊入醴泉觀衆止數百人我衆望之奔潰無敢與之敵者俄頃潰兵百姓自南之北者摩肩接跡舊城門皆閉遂從舊宋門上穿前門而入或渡河而過嬰兒襁褓弃死道側者籍籍公卿士大夫率携妻孥衣弊布匿委巷小民家虜登城雖未下而京師驚擾四城樓櫓皆遭焚燒火焰突起急風中東南為甚秦元領保甲從北門斬關而遁京城四壁官吏且以南壁言之太

守禦則有孫傳提舉則有李擢郭仲荀喬師中都統制
則有王瓊姚友仲統制則有高持范瓊何慶源陳克禮
石可保李隰其餘逐急差到統制領官不下數十員每
一統制官下使臣不下三四十員効用三百或五百率多
臣一員日給食錢八百或一貫効用三百或五百率多
親戚門生故吏又有朝廷延權貴內侍請求而至者身
未嘗到而請急論功倍於將士或遇出戰第功親隨使
臣並在優等受上賞用命當先者未必收錄至於傷重
軍兵有輕傷而得重傷重傷而得輕賞者有戰死而作
逃亡身死者其弊不可言此所以敗國家之事也
姚友仲為軍兵所殺

避戎夜話曰是日城陷居民大擾扶老携幼奔走雪中
或扃戶號慟有登太學鼓樓而望者見環城火凡一十
六處潰兵乘亂虜掠不可殫紀當晚友仲為軍兵所執
歐擊肝腦塗地委弃溝壑骨肉星散家貲掃地姚公將
種也三世忠孝聲滿夷夏自守禦以來夙夜勤勞食息
不暇在諸將中無負於朝廷也先是百姓歐殺東壁統
制辛康宗朝廷縱而不問仍放罪故軍兵縱恣如此蓋
緣京師承平之久無知之民游手浮浪最多平日除旅
居外皆在火房浴室櫃坊雜居里巷疆梁乘此擾攘聚
衆作亂甚者趕罵李邦彥絲擘朱拱之以至歐辛公朝
廷當危急不暇問今年先秋間友仲欲於都城置巡檢

十六負新城四負舊城四負各一正一副每一負統兵
五百人遇有警急則一正將帶二百五十人救接留二
百五十人在地分或有細民乘勢作過以軍法從事仍
置都巡三負二負在新城內一負在舊城內以摠其事
朝廷不從其議友仲之意恐小人起亂故欲設此防民
初金人至城下友仲與諸將議擊之便後敵兵愈盛援
兵不至友仲復與諸將議急遣使請和何棗唐恪皆不
從友仲自閏十一月初三日往來東南兩壁策應至二
十五日城陷晝夜勞苦最為有功獨先被害

何慶彥戰歿

靖康小雅曰公諱卿彥任果州團練使靖康元年粘罕

既破太原席其勢鼓行下太行噬懷衛游騎掠兩河間
宣撫使折彥質棄懷退保河陽李回為防禦使與彥質
會粘罕遣人招懷守霍安國使降不從因牋安國列營
臨大河夜伐鼓呼譟以懼我師是夕王師果潰彥質回
皆逃避粘罕乃渡河先平西都然後東向京師且遣王
芮等來計議上遣門下侍郎耿南仲樞密聶昌隨芮報
之且令割地畫河為界粘罕軍南郊齋宮時二太子分
攻東北粘罕攻西南設天橋鶩車雲梯洞子以逼城又
立七稍砲百餘座發大石擊城上矢石如雨拆環城居
民廬舍雜稍草塞濠為大塗三於陳州門之門以進攻
具時公董所部萬人乘城拒賊閏月二十日粘罕下令

必以五日破城晝夜力攻士不得息二十四日賊鼓衆擁大橋進及城樓因縱火鼓聲振天上御崇政殿召大臣計之因面遣殿前都指揮使王宗濬領宿衛兵往紓其急樞密守禦使孫傳宰相何臬等宗濬因以銀五十兩募長鎗手一人得百人時虜人已有登女墻者士卒血戰殺戮頗衆又以撞竿拆天橋賊兵死傷已數千人矣由是稍緩然天石交下將士負盾而立不寐達旦加以天寒大雪平地深數尺至凍慄墮指二十五日肅晨何臬開陳州門遣郭京出戰京老卒也妄言有神術可決勝京前驅方越濠鐵騎蹂踐死者如丘壠而城上守禦之人見之膽落自是不有鬪志矣京既敗遂復闔城

堙賊乘攻城併兩軍之士攀緣而上衛士先遁衆軍駭散城遂不守郭仲荀走藏民間何臬孫傳王宗濬皆相繼而去公獨戰歿城上嗚呼京師天下之本也萬乘居中而強敵之來不以深謀妙畫處之而視戰如戲劇遂至塗地其可哀也公不偷頃刻之生而甘心死節茲亦偉矣詩曰巍巍京師帝王之宅臨制華夏憲象紫極胡塵漲天雨墜矢石千雉旣摧公死于敵挽搶舒芒萬象變色獨垂忠烈以光載籍

內侍黃經臣投火而死

靖康小雅曰公諱經臣為保德軍承宣使金人旣集城下上命公督視東壁城陷之夕金人自陳州門入循城

而東縱火通津門下公時在城上將士奔潰獨不肯去
望闕涕慟赴火死嗚呼太上之朝宦官被恩寵至深厚
一旦禍變之來往往退為身謀如鄧珪梁許王孝竭李
植之徒又助賊肆虐獨公一人以死報國詩曰在昔漢
唐亡由闕宦世或用之鮮不貽患豈期黃公獨稟高見
白髮益虔有聞必諫竭力東城以身死難捐名不磨萬
世炳煥其下家也公不命而後其子也

軍民殺金國人使劉晏等

宣和錄曰先是十一月二十八日幹离不遣劉晏等四
人來促和詔差翰林學士莫儔防禦使高世賞館伴于
都亭驛晏曰皇子元帥遣晏來云國相元帥一軍非晚

亦欲請皇帝出城會盟儔等答曰伯姪之國義均骨肉
與二元帥相見固無害但事體不順難以家至戶曉都
人見大兵已傳城下豈容車駕出郊二帥北來正欲彼
此不失信既許二帥却為士庶居民遮擁不放車駕出
城即失信更大晏頗以為然晏至驛便欲朝見上問左
右大臣以前遣王芮來不恭不欲見之孫傳何桌請留
而不遣詔使人只就館議事不須引見儔等奏不引使
人恐難為辭亦恐劉晏不肯去况幹离不於本朝素號
有善意今拒絕其使如粘罕遣使來不審陛下還令朝
見否若勢須引對即於幹离不非便臣等連日與劉晏
語似稍識義理必非王芮狡獪悖慢之比上曰如此即

令引見晏果執禮甚恭奏對婉順上大悅厚其禮獎晏
悉不受而去閏十一月二十四日劉晏再入城是夜大
雪深數尺莫儔高世賞見劉晏晏曰皇子元帥令晏急
入城修書不及云兵已登城如捍禦得住即極力為之
如力有不如即告皇帝早出相見當悉心保全宗廟社
稷須急遣宰相親王出城庶免攻破劉晏又曰城上守
禦行徑全然未是便火箭等燒着樓子亦何銷嘉忙若
做造樓子不及但用大木欄塞定多持長槍等待上雲
梯來人點刺令墜可也晏見城上守得未是恐未可保
次日引見晏奏陳幹齋不之意上賜晏金束帶退至都
堂宰相執政諸大臣猶不肯遣親王奉使莫儔等力爭
之不從歸驛雪大作未時後閭驛門外大擾守門兵士
入報金人兵馬已登城諸軍班直皆散走回朱雀門已
閉少頃百姓軍兵入執驛晏晏呼曰我來促和正為若
等毋殺我衆不聽皆殺之有以是報阿离不者賊曰爾
時南宋已無號令不可罪渠粘罕曰國破人亂自然之
理

景王及謝克家為請命使于軍前

城上陷急召大臣親王侍從而至者三人謝克家其首也因與徒步入小閣中計議俄頃遣謝克家及景王使軍中請命傳聞太上旨意極謙皆以全活生靈為主

上降親札宣群臣

孫觀辭免待制奏狀曰臣伏自去年閏月二十五日京師失守都人詢詢夜二更上降親札宣召臣等聞命馳赴而門禁已不通乃自城南西岡循蔡河直北繇宜秋門以入通夕大雪四面縱火烟焰屬天如晝衣冠族毀容易服纍纍然趣萬勝門而去間關亂兵中至東華門騎吏皆不得從獨持一笏以入有頃召見上已微服坐

祥曦殿後內侍直舍人中塌上而學士莫儔以詔虜使晏為亂兵所逐不知所在吳玠偶得疾僵仆坐間故臣獨掌書詔兀遣使命自景王至鄆王及陳過庭孫傳何棗等國書多自撰述而百司悉已奔散繕寫緘題又出臣手御膳亦已闕供臣等二日不火食五日夜不解衣上怜臣寒甚賜一大袍尋為鄭建雄所竊夫何二十七日雜然欲邀車駕跳幸而賊四合無所向群噪宮庭劫請百出始排闥不得入又欲斧延和殿門遂毀徹乘輿服御之器別取金玉納之懷中復攘酒數十壺群飲大呼醉溺殿上殺內侍四五輩兵仗狼藉僵屍流血上不能禁命駕登宣德樓而群死爭挽御衣請行賴景王攘

臂麾却之乃止退御祥曦殿詔衛士坐兩廡下太官給
食上手持一劍顧臣曰賊騎下城與卿等死於此

劉延慶及其子光國奪萬勝門出軍民爭附從者之約數
萬人

遺史曰城初陷蒲城人鼎沸莫知所從閭巷間群不逞
有誼言奪城而出可以逃性命者劉延慶及子光國斬
關出萬勝門扉大啓於是班直及西兵百姓誼噪而出
者數萬既出門莫知所向循城而南駐于瓊林苑中有
忠訓郎張永祺者嘗為愚言城陷之日身在西水門之
北作守禦官城陷之夜官兵猶守地分翌旦方棄城逃
遁永祺下城時已聞百姓誼傳開萬勝門放人出又有

保義郎吳琦者為南平軍兵馬監押與愚同僚亦為愚
言城陷之日身為親事官逃命奔竄無所適從次日黎
明聞市人誼傳萬勝門開遂走往萬勝門扉果大啓乃
隨衆而出既到瓊林苑中已見延慶父子整齊人作墜
伍然則萬勝門自城破之後已大啓矣孫覲辭免待制
狀亦云京師失守之時夜二更被宣召自宜秋門以入
已見衣冠士欲毀容易服纍纍然趨萬勝門而去然則
萬勝門自城破之後已大啓復何疑是知延慶父子斬
關出奔在城破之夜實丙辰也蓋延慶所居之第與萬
勝門相近也軍民數萬爭奔至丁巳日辰巳刻之間而
朝野僉言之書載其事甚明至延慶子光世統兵好事

者諂奉之乃改朝野僉言曰上集衛士三千餘人擐甲
胄欲為避狄之計張叔夜劉延慶勸上出走上未決延
慶曰先為陛下奪一門出延慶父子奪萬勝門出門外
俟駕親親王二人生于明節皇帝之門臺又見張海張
宏卒馬軍奪城不克而散去蓋城陷之翌日也是時市
井詢詢猶未定上登宣德門諭百姓請百姓請器甲當
是之時未有播遷之意而延慶父子未嘗見上已出奔
矣又一日方有蔣宣李福邀駕出奔之事實戊午也故
孫觀辭免侍制狀又言二十七日衛士雜然欲邀駕跳
幸而賊騎四合無所向此事甚明後人覽朝野僉言者
當求舊本而改本失實故不可以不詳辨

四壁守裨官兵皆棄城

京師城大命令不相通南壁失守而西北壁官兵猶在
城上但夜中相驚恐未知失守端的唯傳箭者不至翌
旦漸傳城已失守者於是官兵皆棄城而去四壁皆空
車駕御宣德門

遺史曰是日黎明有旨百姓赴宣德門請甲救駕使命
雜沓傳呼滿路其聲甚哀已而上御宣德門百姓誼亂
不定有王倫者乘勢徑造御前上問誰倫奏曰百姓誼
亂臣是王倫能壓之上令倫彈壓倫曰臣未有官豈能
彈壓因自薦其才上急取紙筆親批除倫為吏部侍郎
倫下樓已先備惡少數人在樓下令傳呼侍郎來倫字

正道開封人宰相旦之後有縱橫之才少游市井間群
小皆高其能而伏之倫遂傳旨撫諭百姓皆定上親諭
軍民上露腕憑欄大呼於衆曰事體至此軍民欲如何
有謀者即此獻陳朕當聽從失守之罪一切不問仍命
百姓請甲及軍器等前去各保老幼上蒼皇不覺墜帽
百姓奏聞間稱你我而已士庶初慮有播遷意因泣告
于樓下曰陛下一出則生靈盡遭塗炭上大呼曰寡人
以宗廟之重豈敢離此士庶號泣上亦為之泣涕何桌
以倫小人無功除命太峻奏繳其旨止補修職郎

景王及謝克家回自金國軍前

泣血錄曰午漏方正景王謝克家同金人使命四人來

粘罕遣李若冰入城

議和克家初見粘罕幹肅不也二酋徑出示文劄言前
此未破時已降號令若城破日不許殺掠且云過陵寢
亦常戒約軍中無纖毫敢犯又云若南朝破城還肯不
殺人否雖有和議上猶未信 別錄曰皇帝景王回建
黃旗題曰兩國通和景王徒行雪中來自朝陽門從者
數人及麗景門門尚閉憩於城隍廟須臾啓關乃騎而
回朝

粘罕遣李若冰入城

遣史泣血錄皆曰李若冰初同馮澥奉使留軍中澥已
歸而城陷館伴見若冰說景王請命書上猶有御寶料
城中未甚亂國相教徽猷來欲令入城若冰遂同館伴

者至城破處見粘罕幹离不云京城已破可遽歸報皇
帝勿須播遷五百里內皆吾兵也且請處置內事恐防
內亂又曰可令何相公來議事若冰入對上見若冰失
聲而驚曰卿元來也大事如何若冰具對遂留宿殿中
何桌使于金國軍前

宰相何桌出使見粘罕粘罕問之曰汝為宰相知吾提
兵將至何不投拜而乃拒戰又不能守城何也桌無以
對又曰聞勸宋主與我戰者豈非汝邪曰然粘罕曰汝
有何學術與我戰邪曰桌無學無術為國為民當如是
也粘罕曰我欲洗城如何桌從容曰率兵洗城元帥一
時之威也愛民施德元帥萬世之恩也粘罕悟曰古有

南即有北不可無也今之所期在割地而已桌再拜謝
粘罕又曰相公回奏皇帝欲請上皇出郊相見不可辭
也桌無辭以對應命而還靖康遺錄曰時天平明上

遣何桌出使軍前桌皇懼失色辭不敢行上故遣之桌
遲回良久不決若冰慢罵云致國家如此皆爾輩悞事
今社稷傾危爾輩萬死何足塞責桌不得已乃上馬而
足戰不能跨左右扶上北出朱雀門所執馬鞭三墜地
於是至青城見粘罕粘罕在中軍帳守衛嚴謹皆露兵
刃凡經三次搜索方至帳下悉堆氈高三尺坐於上粘
罕據大木案桌伏地請死粘罕厲色曰南朝拒戰誰為
之謀答曰桌主戰議罕云趙皇堅欲拒戰決有此否桌

云議皆出於桌皇帝無罕又云我昔遣使招汝出城爾何不來今城破來此何也答曰昔之不來為生靈今之來亦為生靈罕默然久之曰爾亦忠臣然我須見趙皇面約和議然後奏聞北朝皇帝桌拜請回歸

二十七日戊午大雪駕御宣德門

駕登宣德門有軍民數萬皆呼萬歲號泣上亦大哭金國使人詣門見上上以手加額曰害寧朕無害城中軍民使人言兩國已通和好城中秋毫不動於是揭榜云兩國已和只候何桌等還寫誓書仰軍民知悉 宣和錄曰騎橋明達皇后宅孟昌齡家神衛營藍從熙家五嶽觀泂燒數千間小民過城下者虜人擲錢乞之或往

師字應作帥

復得數十千語人曰元師限我輩三日破城今只一日半見効諸門先積金帛如山虜悉得之所弃者錢爾泣血錄曰是日晚諭在京大金登城歛兵不下命文武百官僧道詣大金軍前致謝全活性命之恩願犒軍者聽以金帛牛酒及南薰門伺候大金指揮已而金使十數傳旨云國相太子致意軍中宿食不便不煩遠到又致意僧道父老淫雨不須到軍前請看經念佛祝大金皇帝聖壽次日早百姓相率謝元師以竿揭金帛云謝元師全活之恩者闐溢道路 靖康小錄曰金人入學劫掠金衣銀物士人幾不免賊曰秀才薄却忠孝為國不要殺他

出城官吏軍民數萬在普安院遇金人潰散四走劉延慶并子光國皆被殺

遺史曰官吏軍民爭萬勝門出者無路可行悉循城而南衆聚于瓊林苑中不啻十數萬劉延慶及其子光國在焉延慶整齷行伍且勸以同力協心奪路求生衆皆唯唯終夜誼呼或曰無故而呼者恐人心不固矣是日質明延慶率衆直西以進過普安院望金人鐵騎遍滿原野衆止不敢行延慶曰金人不足畏我以死命當之彼自敗矣衆不應延慶曰試使我之子大太尉往嘗之乃呼光國激之曰汝以五十騎往嘗寇以望軍民之心然後奪路而出光國以五十騎直犯金人鐵騎金人皆

按轡或持弓矢或橫槍不動光國揮戈馳騁而還延慶曰光國以五十騎尚能進况軍民十數萬皆死命乎乃強率之衆不得已而趨遇金人鐵騎金人縱橫衝突衆皆星散而潰延慶及光國皆死于亂兵中有得脫者悉走京西聚為盜賊李孝忠黨忠祝進薛廣曹端王在之徒皆是也

宣和錄曰劉延慶并南光國奪路萬勝門帶班直長入祗候西兵萬餘人而出皆護駕選鋒也延慶陷金明池中率光國携王黼愛妾張氏以逃行十餘里虜追騎及之殺妾自縊

林泉野記曰劉延慶其先西夏熟戶世為將知名後居

延安府屢及夏人戰政和八年攻滅河拔之宣和二年
後童貫討睦州方臘擒之定二州累遷檢校少保節度
使眷遇亞於貫六年伐燕山為都統以軍三十萬屯盧
溝河命郭藥師楊可世輕兵先入燕山契丹蕭太后密
召四軍大王兵自暗門入藥師等驚駭墜城走延慶軍
聞亂而潰自相蹂踐赴河死者數萬女真自是知王師
不可用有輕中國心延慶生削官久之乃復金人圍京
城延慶守北壁出戰有功及何灌敗虜乘勝而來延慶
因疲遣死士五百擊破之及再犯關延慶守北壁城陷
與子光國率衆開門走百姓多從之遇虜戰被殺年五
十九至其子光世之貴贈太師虜歸其喪於光世葬之

池州

濟王及中書侍郎陳過庭出使

濟王及陳過庭出使同伸懇告也

開封府出榜彈壓

已刻開封府揭榜云兩國已通和在京內外放火殺人
劫掠財物御前已分遣將士前士殺戮仰居民安業如
違處斬又令人告報兩國各已講和向來所請噐甲却
令送納是日放火劫掠者猶未息金人三五成羣聚下
城劫掠或不逞之徒為之前導亦有潰兵被髮偽裝番
人者大抵后族貴戚王公大臣富商巨賈之家皆遭其
害

何棗回自金國軍前具道粘罕議和之語上意稍安又聞
欲邀上皇出城上曰上皇驚憂已病不可出必不可辭
朕不惜一往棗曰陛下不可不一見之乃復遣棗詣軍
前
宣和錄曰二酋堅欲上出郊親議或太上皇皇太子亦
得上初不肯出大臣有請行者上堅不從且指衣帶以
示曰事急有此而已

長星焰出東北角其長亘天四更沒

蔣宣李福邀駕出奔

遺史曰是日上四軍班直猶有萬餘馬亦數千及護駕
人馬等皆欲奪鄭門而出指揮使蔣宣李福引衛士數

百人入祥曦殿中大呼請官家速出遮裏不是官家住
處其勢甚遽上曰教我去那裏衆兵曰須與官家奪得
一路宣控馬扶上使乘內侍斥宣無禮宣怒殺之上與
大臣皆失色李福叩頭曰蔣宣非敢無禮欲救官家於
禍難中番人詭詐和議不可信宰臣內侍多是細作願
陛下速決上命左右開諭因趨入衆兵猶迫人不已上
復親撫諭之忽聽禁中諠擾衛士有乘隙於禁中盜物
者何棗孫傳以宣福無禮而致亂乃令四廂指揮使左
言捉作過衛士數十人送開封府是日金人漸有三三
兩兩下城劫掠者並不殺人又軍兵乘亂恣行劫掠略
無忌憚士庶皆奔走城東徙于城西城西徙于城東狂

行交互莫知所適父子夫婦不相保失至有全家自縊
自殺者又有由東西角門而入舊城者汴蔡兩河遺棄
老幼屍骸堆積哀號之聲所不忍聞公卿大夫皆布袍
草履混迹塵世雖貴戚之家皆泥土滿面不洗拭衣衲
絮紙被取類丐者是夜四壁火光猶赤照耀城中靖康
後錄曰是日押橫門蔣宣班直惠萬率禁衛斧左掖門
上急下門衛士已於上側殺中官上方入祥曦殿急閉
殿門蔣宣仗劍及之大呼欲護駕奪門而去乘醉以刃
壞御屏風卧於殿上衛士悉取御前及閣分外庫金銀
器皿等分之有頃皇弟景王返走下殿王謂宣曰我已
得旨除汝團練使管殿前司便謝恩謝恩訖以劍揮

諸軍班直皆坐于殿簾聽候聖旨俄聞譚世勣自軍前
回報已通和宣乃率班直皆散

秦仔賫臘書除康王河北兵馬大元帥陳亨伯兵馬元帥
宗澤汪伯彥兵馬副元帥

中興日曆曰是日有湯陰縣走騎報京城遣秦舍人至
是時京城信息久不通一軍皆驚王遣騎迎之既到命
藍珪審察得實引入乃武學進士秦仔授忠翊郎閣門
祗候而來曰此月二十日皇帝遣仔賫臘彈來拆弊衣
以出之王命公裔破蠟得黃絹方四寸許親筆細字知
卿起義勤王可除卿兵馬大元帥陳遘元帥汪伯彥宗
澤副元帥應辟官行事並從便宜後空處家中安樂無

慮前日賜錢五千緡王請訖憂形於色涕泣繼之後一
二日先後至者七人臘彈詔旨悉如前王問仔等曰金
人圍城甚急正大雪皇帝御瑤津亭遣仔等請大王起
兵入衛皇帝慮其不達故一日同遣八人乘間縋城冒
風雪犯險阻路中間逢金人次第躡避先後由間道渡
河前來王喜八人皆到出王師嚮南望闕謝恩軍民大
歡悅

建炎錄曰閏月空日大元師劄子准忠訓郎閣門祇候
秦仔賚到蠟封奉脞旨訪知州郡糾合軍民共欲起義
此皆祖宗百年涵養忠孝之俗天地神祇所當佐助檄
到日康王可充兵馬大元帥陳遘充兵馬元帥宗澤汪

伯彥充兵馬副元帥同力協謀以濟大功

二十八日己未何桌使于軍前何桌至軍前祈請上皇
免出郊且言上出郊之意粘罕從之

二十九日庚申雪止旦日出其色如血日色如血城中
之人見者無不驚懼或以為殺戮之兆皆憂洗城

始開朱雀門

已開朱雀門始大開分遣彈壓官往來四壁金人皆墮
斷諸門慢道復於城外作慢道以鐵鷄子登城自城破
縱火燒甕城樓櫓三夕不滅粘罕軍前禁不得殺人
故無人敢犯其恣殺戮者乃吾軍中人耳高后定掠至
婦女七十餘人左言妻亦被虜以金百兩贖之東北一

帶殺傷頗多乃黑水人城中不逞之徒有髡首易衣為
番人而剽掠者吏捕得之梟首通衢虜人見之曰此南
大伯犯法者

三十日辛酉駕幸虜寨

靖康後錄曰二酋欲脇上皇出郊詔曰大金堅欲上皇
出郊朕以社稷生靈之故義當親往咨爾衆庶咸體朕
意切務安靜無致驚擾恐或悞事故茲詔示各令知悉
遺史曰是日昧爽有詔大金和議已定朕以宗廟生靈
之故躬往致謝咨爾衆庶無致疑惑平旦上擁素騎將
出南薰門何桌陳過庭孫輔等從曹輔張叔夜留守彈
壓駕至南薰門城上皆金人城守有一人自稱統制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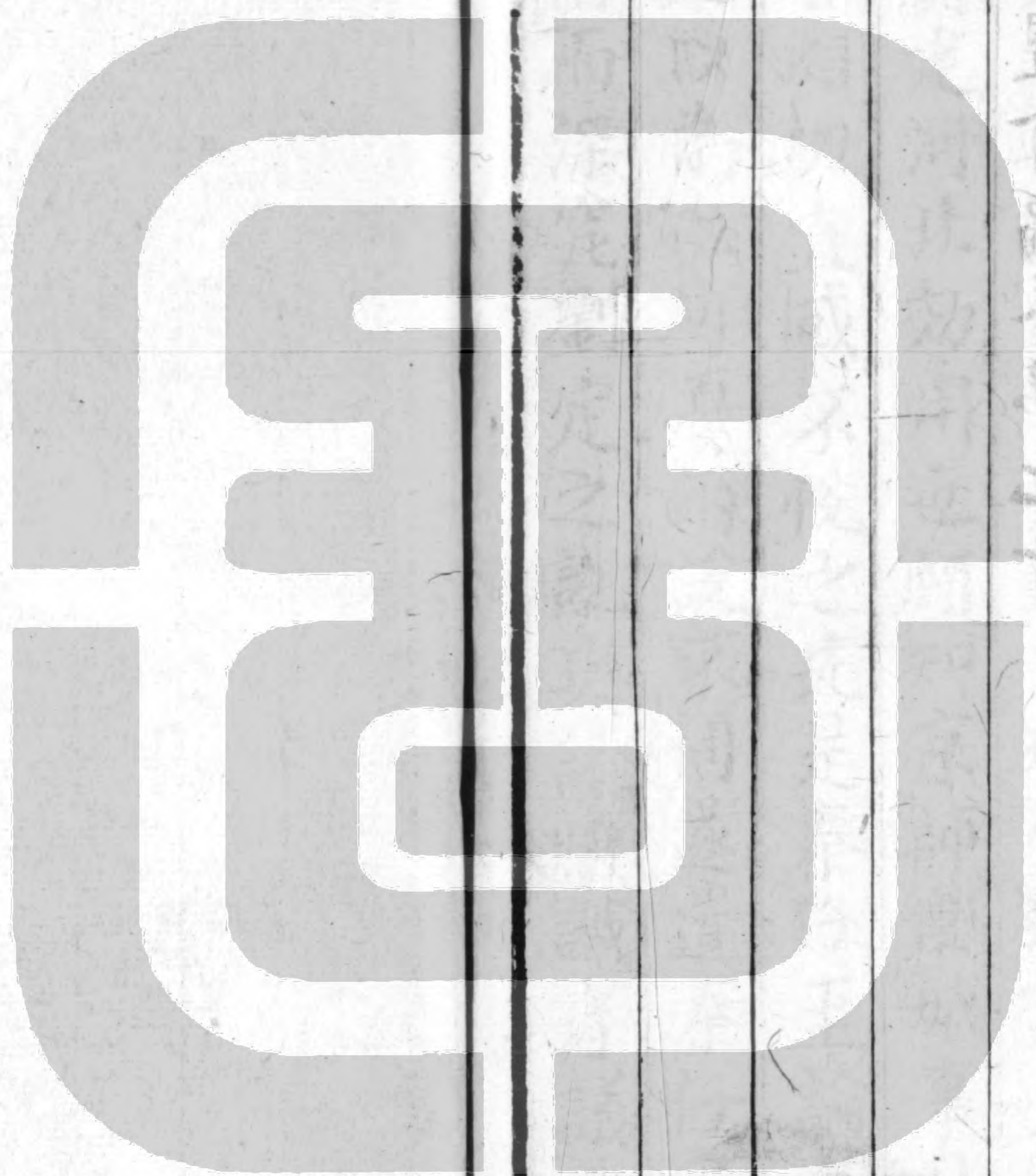
聲云奏知皇帝若得皇帝親出議和公事甚好但請安
心上欲下馬城上金人皆避走云奏知皇帝不是下馬
處遂立馬如初又云已差人覆國相元帥且立馬少時
容治道凡駐駕一時夕門扇乃開見步人鐵騎滿甕城
中乃夾道擁衛而去至青城中途金人又奏云請徐徐
行馬容安排皇帝行宮又立馬一時夕至齋宮門外上
欲下馬金人又云奏知皇帝請裏面下馬乃入齋宮側
一小位中粘罕遣人奏知皇帝二太子在劉家寺日已
晚容來日相見又奏云不知曾帶被褥來否欲供進又
恐寢不安是夜上宿齋宮初百姓父老見上出城爭持
金銀絲帛往獻軍前自內門至南薰門不絕人迹如蟻

迨晚車駕未回人情恟懼俄頃有黃旗自南薰門入云
駕前傳報平安詔云大金已許和議事未了畢朕今留
宿只候事了歸內仰軍民各安業無疑惑士庶讀詔悉
還通夕憂慮
金人令數人居都亭驛為承受
劉定賫蠟書至元帥府催督入援
建炎中興記曰劉定自京城賫蠟書至相州乃上親筆
督兵定河北効用也頗知京師圍城事具言其危急之
狀言頗切直或不悅之先是秦仔至論京城不可破至
是定以為必可憂兩說不同遂遣秦仔宣說於州以安
衆情而深究劉定之說與諸將識者議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十

三德其盟會

是定



世九

